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志卷一百四十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五十八

史部

通志卷一百四十一

宋 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梁 列傳第五十四

孔休源 裴子野 劉孝綽

子諒 孝綽弟潛 潛弟孝勝 孝勝弟

孝威

孝威弟孝先

孝綽從弟孺

劉峻

兄孝慶

孺弟覽

覽弟遵

遵從弟苞

劉沼

峻從

何遜

劉顯

從弟

劉之遴

子三達

弟之

明山賓

弟少

張充

從叔瓌率弟盾

瓌子率褚翔

族父

宗

夬

袁昂

馬仙琕昂子君正

庾華

子喬喬子寶

庾於陵

弟肩吾

蔡

搏

江蒨

弟曇曇弟祿

周捨

王僧孺

謝朓

子諶諶弟諲

諲子哲

舉子嘏

肱弟子覽

覽

謝幾卿

謝微

陸

倭

從子襄兄子雲公

到沆

從弟澆澆子鏡澆弟治

蕭琛

陸

杲

子

庾仲容

蕭眆素

從弟洽洽弟介

臧嚴

從叔未甄未甄子盾

盾弟

徐君蒨

孔休源字慶緒會稽山陰人晉尚書沖之八世孫沖即

開府儀同三司愉之世父也曾祖遙之宋尚書水部郎
父佩齊通直郎廬陵王府記室休源年十一而孤居喪
盡禮每見父手所寫書必哀慟流涕不能自勝見者莫
不為之垂泣後就吳興沈麟士受經畧通大義州舉秀
才太尉徐孝嗣省其策深善之謂同坐曰董仲舒華令
思何以尚此可謂後生之準的也觀其此對足稱王佐
之才琅邪王融雅相友善乃薦之於司徒竟陵王以為
西邸學士梁臺建與南陽劉之遴同為太學博士當時

以為美選休源初到都寓於宗人少府孔登宅曾以祠
事入廟中侍中范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曰不期忽覩
清顏頓祛鄙吝觀天披霧驗之今日後雲命駕到少府
門登便拂席整帶謂當詣已備水陸之品雲駐筓命休
源及至命取其常膳正有赤倉米飯蒸鮑魚雲食休源
食不舉主人之饌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為愧尚
書令沈約當朝貴顯軒蓋盈門休源或時後來必虛襟
引接處之坐右商畧文義其為通人所推如此武帝嘗

問吏部尚書徐勉曰今帝業初基須一人有學藝解朝儀者為尚書儀曹郎誰堪其選勉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詳練故實自晉宋起居注誦畧上口帝亦素聞之即日除兼尚書儀曹郎是時多所改作每逮訪前事休源即以所誦記隨機斷決曾無疑滯吏部郎任昉謂之為孔獨誦遷建康獄正平反辯析時罕寃人後有選人為獄司者帝嘗引休源以勵之除中書舍人後為尚書左丞彈肅禮闈雅允朝望時周捨撰禮疑義自漢魏至于齊

梁並皆搜采休源所有奏議咸豫編錄再遷長史御史中丞正色直繩無所回避百僚憚之後為晉安王府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州事武帝謂曰荊州總上流衝要義高分陝今以十歲兒委卿當善匡翼之勿憚周昌之舉也乃勅晉安王曰孔休源人倫儀表汝年尚幼當每事師之尋始興王憺代鎮荊州復以休源為憺府長史太守行府事如故在州累政甚有政績平心決斷請託弗行帝深嘉之歷祕書監復為晉安王府長史南蘭

陵太守別勅專行南徐州事休源累佐名藩甚得人譽
王深相倚仗軍民機務動必詢謀常於齋中別施一榻
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焉其見敬如此歷都官尚
書普通七年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薨帝與羣臣議可代
居州任者于時貴戚王公咸望遷授帝曰朕已得人孔
休源才識明敏寔應此選乃授宣惠將軍監揚州事休
源初為臨川王行佐及王薨而管州任時論榮之神州
都會簿領殷繁休源剖斷如流傍無私謁中大通二年

加金紫光祿大夫在州晝決詞訟夜覽墳籍每車駕巡幸常以軍國事委之昭明太子薨有勅夜召休源入宴居殿與羣公參定謀議立晉安王綱為皇太子自公卿珥貂挿筆奏決於休源前休源怡然無愧時人名為兼天子四年遇疾勅中使候問并給醫藥日有十數及卒遺令薄葬節朔薦蔬菲而已帝為之流涕顧謝舉曰孔休源居職清忠方欲共匡政道奄至隕沒朕甚痛之舉曰此人清介彊直臣竊為陛下惜之謚貞子休源風範

彊正明練治體持身儉約學窮文藝當官理務不憚彊
禦常以天下為己任武帝深委仗之累居顯職纖毫無
犯性慎密寡嗜好出入帷幄未嘗言禁中事世以此重
之聚書盈七千卷手自校理凡奏議彈文勒成十五卷
長子雲童頗有父風位東揚州別駕少子宗範聰敏有
識度位中書郎

裴子野字幾原河東聞喜人也曾祖松之宋光祿大夫
祖駟南中郎外兵參軍父昭明齊通直散騎常侍各有

傳子野生而母魏氏亡為祖母殷氏所養殷柔明有文
義以章句授之年九歲祖母亡泣血哀慟家人異之少
好學善屬文起家齊武陵王國左常侍江夏王行參軍
遭父憂去職初父寢疾彌年子野禱請備至涕泗霑濡
父夜夢見其容旦召視如夢俄而疾間以為至孝所感
命著孝感傳固辭乃止及居喪盡禮每之墓所哭泣處
草為之枯有白兔白鳩馴擾其側天監初尚書僕射范
雲嘉其至行將表奏之會雲卒不果樂安任昉有盛名

為後進所慕遊其門者昉必推薦子野於昉為從中表
獨不至昉亦恨焉故不之善久之除右軍參軍兼廷尉
正時三官通署獄子野嘗不在其同僚輒署其名奏有
不允子野從坐免職或勸言請有司可無咎子野笑而
答曰雖慙柳季之道豈因訟以受服自此免黜久之終
無恨意時中書郎范縝與子野未遇聞其學行而善焉
會遷國子博士乃上表讓之有司以資歷非次不為通
後為諸暨令在縣不行鞭罰人有爭訟者示之以理百

姓稱悅合境無訟初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修何承天宋史未成而卒子野常欲繼成先業及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稱松之已後無聞焉子野更刪撰為宋畧二十卷其敘事評論多善而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約懼徒跣謝之請兩釋焉約常歎其述作曰吾弗逮也蘭陵蕭琛言其評論可與過秦王命分路揚鑣於是吏部尚書徐勉言之於武帝以為著作郎掌修國史及起居注頃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尋

除通直著作舍人如故又勅掌中書詔詰是時西北徼
外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此二國歷世弗
賓莫知所出子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
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時
人服其博識勅仍使撰方國使圖廣述懷來之盛自要
服至于海表凡二十國子野與沛國劉顯南陽劉之遴
陳郡殷芸陳留阮孝緒吳郡顧協京兆韋稜皆博極羣
書深相賞好顯尤推重之時長平侯蕭勣范陽張纘每

討論墳籍咸折衷於子野繼母曹氏亡居喪過禮服闋再遷員外郎普通七年大舉北侵勅子野為移魏文受詔立成武帝以其事體大召尚書僕射徐勉太子詹事周捨鴻臚卿劉之遴中書侍郎朱异集壽光殿以觀之時並歎服帝目子野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俄又勅為書喻魏相元乂其夜受旨子野謂可待旦方奏未之為也及五鼓勅催令速上子野徐起操筆昧爽便就及奏帝深嘉焉自是凡諸符檄皆令具草子野為文典而速

不尚麗靡其制作多法古與今文體異當時或有詆訶者及其末翕然重之或問其為文速者子野答云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遷中書侍郎轉鴻臚卿領步兵校尉子野在禁省十餘年靜默自守未嘗有所請謁外家及中表貧乏所得公奉悉分給之無宅借官地二畝起茅屋數間妻子常苦饑寒唯以教誨為本子姪祇畏若奉嚴君劉顯常以師道推高之末年深信釋氏持其教戒終身飯麥食蔬中大通二年卒時年六十二遺命務

存儉約武帝悼惜為之流涕贈散騎常侍諡貞子先是

五等君及侍中以上乃有諡及子野特以令望見嘉故

賜諡焉先是子野自占死期不過戊戌歲是年自省移

疾謂同官劉之亨曰吾其逝矣子野少時集註喪服續

裴氏家傳各三卷抄合後漢事四十餘卷又勅撰衆僧

傳二十卷百官九品二卷附並諡法一卷方國使圖一

卷文集二十卷並行於世又勅撰齊梁春秋始草創未

就而卒及葬湘東王為之墓誌銘陳于藏內邵陵王又

立墓誌埋于羨道羨道列誌自此始焉子騫官至通直郎

劉孝綽字孝綽彭城人也本名冉祖劬宋司空父繒武帝霸府從事中郎繒附其兄太常悛傳列在齊史孝綽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常與同載以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言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即孝綽小字也父繒齊世掌詔誥孝綽時年十四繒嘗使代草之父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

名並命駕先造焉昉尤相賞好范雲年長繒十餘歲其子孝才與孝綽年並十四五及雲遇孝綽便申伯季乃命孝才拜之孝綽兼善草隸自以書似父乃變為別體天監初起家著作佐郎為歸沐詩贈任昉昉報曰彼美洛陽子投我懷秋作詎慰耄嗟人徒深老夫託直史兼褒貶轄司專疾惡九折多美疹匪報庶良藥其為名流所重如此俄以本官兼尚書水部郎奉啟陳謝手勅答曰美錦未可便製簿領亦宜稍習頃之即真武帝雅好

雕蟲時因宴幸令沈約任昉等言志賦詩孝綽亦見引
嘗侍宴於坐作詩七首帝覽其文篇篇嗟賞由是朝野
改觀後除祕書丞帝謂舍人周捨曰第一官當知用第
一人故以孝綽居此職累遷太子僕掌東宮管記時昭
明太子好士愛文孝綽與陳郡殷芸吳郡陸倕琅邪王
筠彭城劉洽等同見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使畫工先圖
孝綽焉太子文章繁富羣才咸欲撰錄太子獨使孝綽
集而序之遷員外散騎常侍兼廷尉卿頃之即真初孝

綽與到溉兄弟甚狎。溉少孤，宅近僧寺。孝綽往，溉許適見黃卧具，孝綽謂僧物色也，撫手笑。溉知其旨，奮拳擊之，傷口而去。又與洽同遊東宮。孝綽自以才優於洽，每於宴坐，嗤鄙其文。洽深銜之。及孝綽為廷尉，正攜妾入官府，其母猶停私宅。洽尋為御史中丞，遣令史案其事，遂劾奏之。云：「攜少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武帝為隱其惡，改妹為妹字孝綽，坐免官。孝綽諸弟時隨藩，皆在荆雍，乃與書論共洽不平者十事，其辭皆鄙。」到氏又寫。

別本封呈東宮昭明太子命焚之不開視也孝綽免職
後武帝數使僕射徐勉宣旨撫慰之每朝宴常預焉及
武帝為籍田詩又使徐勉先示孝綽時奉詔作者數十
人帝以孝綽詩工即日起為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
遷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坐受人絹一束為餉者所訟
左遷信威臨賀王長史晚年忽忽不得志後為祕書監
初孝綽居母憂冬月飲冷水因得冷癖以大同五年卒
官年五十九孝綽少有盛名而仗氣負才多所陵忽有

不合意者必極言詆訾言領軍臧盾太府卿沈僧叟等並被時遇孝綽尤輕之每於朝集會同處公卿間無所與語唯呼騶卒訪道塗間事由此多忤於物前後凡五免孝綽辭藻為後進所宗時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徧好事者咸傳寫流聞河朔亭苑柱壁莫不題之文集數十萬言行於世孝綽兄弟及羣從子姪當時有七十人並能屬文近古未之有比其三女一適琅邪王叔英一適吳郡張嶠一適東海徐悱並有才學悱妻文尤清拔

所謂劉三娘者也。悱僕射勉之子，為晉安郡卒，喪還京。師妻為祭文，辭甚悽愴。勉本欲為哀辭，既覩之，乃閣筆。孝綽子諒，字永信，小名春少，好學，有文才，尤博悉晉代故事。時人號曰皮裏晉書。位中軍宣城王記室，為湘東王所善。王嘗游江濱，歎秋望之美，諒對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有目疾，以為刺，已應曰：「卿言目眇眇以愁予。」耶從此嫌之。孝綽弟潛，字孝儀，幼孤，與諸兄弟相勗，以學並工。屬文，孝綽嘗云：「三筆六詩三。」即孝儀六謂

孝威也天監五年舉秀才累選尚書殿中郎勅令製雍州平等寺金像碑文甚宏麗晉安王綱鎮襄陽引為安北功曹史及王為皇太子仍補洗馬遷中舍人出為陽羨令甚有稱績後為中書郎以公事左遷安西諮議參軍兼散騎常侍使魏還除中書郎累遷尚書左丞長兼御史中丞在職多所彈糾無所顧望當時稱之出為臨海太守時政網疎闊百姓多不遵禁孝儀下車宣下條制勵精綏撫境內翕然風俗大變入遷都官尚書太清

元年出為豫州刺史侯景寇建鄴孝儀遣子勵帥郡兵三千隨前衡州刺史韋粲入援及宮城不守孝儀為前歷陽太守莊鐵所逼失郡卒孝儀為人寬厚內行尤篤第二兄孝熊早卒孝儀奉寡嫂甚謹家內巨細必先諮決與妻子朝夕供事未嘗失禮時人以此稱之有文集二十卷行於世第五弟孝勝位尚書右丞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為安西武陵王紀長史蜀郡太守紀僭號於蜀以為尚書僕射隨紀出峽口兵敗被執元帝宥之以為

司徒右長史第六弟孝威氣調爽逸風儀俊舉初為安
北晉安王法曹後為太子洗馬中舍人庶子率更令並
掌管記大同中白雀集東宮孝威上頌甚美太清中遷
中庶子兼通事舍人及侯景寇亂隨司州刺史柳仲禮
至安陸卒第七弟孝先位武陵王主簿與兄孝勝俱隨
紀軍出峽口兵敗元帝以為黃門郎遷侍中孝綽從弟
孺字孝稚世父悛子也孺幼聰敏七歲能屬文年十四
居喪毀瘠骨立宗黨咸異之叔父瑱為義興郡攜以之

官嘗置坐側謂賓客曰此吾家明珠也及長美風采性
通和雖家人不見其喜愠本州召迎主簿起家中軍法
曹行參軍時鎮軍沈約聞其名引為主簿恒與游宴賦
詩大為約所嗟賞累遷太子中舍人孺少好文章性又
敏速嘗在御坐為李賦受詔便成文不加點武帝甚稱
賞之後侍宴壽光殿詔羣臣賦詩時孺與張率並醉未
及成帝取孺手版題戲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洛陽才
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其見親愛如此遷中書郎無

中書通事舍人歷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累遷散騎
常侍左戶尚書大同五年守吏部尚書出為晉陵太守
在郡和理為吏民所稱入為侍中後復為吏部尚書母
憂以毀卒諡曰孝子孺少與從兄苞孝綽齊名苞早卒
孝綽數坐免黜位並不高唯孺貴顯有文集二十卷孺
弟覽字孝智年十六精通老易位中書郎以所生母憂
廬于墓嘗再葺不嘗鹽酪食麥粥而已隆冬止著單布
衣家人慮不勝喪中夜竊置炭於牀下覽因暖得寐及

覺知之號慟歐血武帝聞其至性數使省視服闋除尚

書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並記名姓當官

清正無所私孝綽為吏部郎在職頗通贓貨覽劾奏免

官孝綽怨之常謂人曰犬噬行路覽噬家人出為始興

內史居郡尤勵清節復為左丞卒官覽弟遵字孝陵有

學行工屬文為晉安王綱宣惠雲麾二府記室甚見賓

禮王立為太子仍除中庶子遵自隨蕃及在東宮以舊

恩偏蒙寵遇時輩莫及卒官皇太子深悼惜之與遵從

兄陽羨令孝儀令曰賢從弟中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舍玉潤外表瀾清言行相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為心辭章博瞻玄黃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鵠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人結去思野多馴翟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其見愛賞如此遵從弟芑字孝嘗一字

孟嘗父愷悛之弟也位太子中庶子苞三歲而孤至六
七歲見諸父常泣時伯父悛繪等並顯貴其母謂其畏
憚怒之苞曰早孤不及有識聞諸父多相似故心中悲
耳因而歔歔母亦悲慟初苞父母及兩兄相繼亡悉假
瘞焉苞年十六始移墓所經營改葬不資諸父奉嫡母
朱夫人及所生陳氏並扇席溫枕叔父繪常歎伏之少
好學能屬文家有舊書例皆殘蠹手自編緝筐篋盈滿
梁初以臨川王妃弟故自征虜主簿遷右軍功曹累遷

太子洗馬掌書記侍講壽安殿及從兄孝綽等竝以文藻見知多預宴坐受詔詠天泉池荷及採菱調下筆即成天監十年卒臨終呼友人南陽劉之遴託以喪事從儉苞居官有能名性和直與人交面折其非退稱其美士友咸以此歎惜之

劉峻字孝標本名法武其先平原人祖昶從慕容德入齊因家于北海父璇之宋始興內史從父兄懷珍宋齊世知名位終光祿大夫自有傳峻生朞月而璇之卒其

母許氏攜峻及其兄法鳳還歸鄉里宋泰始初青州陷
魏峻年八歲為人所畧為奴至中山中山富人劉寶愍
峻以束帛贖之教以書學魏人聞其江南有戚屬更徙
之桑乾峻居貧不能自立與母並出家為尼僧既而還
俗峻好學家貧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
旦時或昏睡藝其髭髮既覺復讀終夜不寐其精力如
此時魏孝文遴選物望河南人士才學之徒咸見申擢
峻兄弟不蒙選拔齊永明中俱奔江南更改名峻字孝

標自以少時未開悟晚更厲精明慧過人苦所見不博
聞有異書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於是博極
羣書文藻秀出故其自序云鑿中濟濟皆升堂亦有愚
者解衣裳言其少年魯鈍也時竟陵王子良招學士峻
因人求為子良國職吏部尚書徐孝嗣抑而不許因為
南海王侍郎不就至齊明帝時蕭遙欣為豫州引為府
刑獄參軍禮遇甚厚遙欣尋卒久不調天監初召入西
省與學士賀蹤典校祕閣峻兄孝慶時為青州刺史峻

請假省之坐私載禁物為有司所奏免官安成王秀雅
重峻及安成王遷荊州引為戶曹參軍給其書籍使抄
錄事類名曰類苑未及就復以疾去職因遊東陽紫巘
山築室居焉為山栖志其文甚美初武帝招文學之士
有高才者多被引進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衆
沉浮武帝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
短推長帝乃悅加其賞賚曾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
呼問峻峻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

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及峻類苑成凡一百二十卷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遍畧以高之峻竟不見用乃著辯命論以寄其懷論成中山劉洸致書以難之凡再反峻竝為申析以答之曾洸卒不見峻後報者峻乃為書以序其事其文論並多不載峻又嘗為自序其畧云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逢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

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轆轤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世手握兵符躍馬肉食余自少訖長戚戚無懽此一異也敬通有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旅力剛彊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終填溝壑而為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寞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力自為序遺之好事云峻

本將門兄法鳳自北歸改名孝慶字仲昌早有幹畧齊末為兗州刺史舉兵應武帝封餘干男歷官顯重峻獨篤志好學居東陽吳會士人多從其學普通三年卒年六十門人謚曰元靖先生劉沼字明信中山魏昌人六世祖與晉驃騎將軍沼幼善屬文及長博學位終秣陵令峻從孫杳字士深父懷慰齊世為齊郡太守附載懷珍傳中杳年數歲徵士明僧紹見之撫而言曰此兒寔千里之駒十三丁父憂哀感行路天監中為宣惠豫章

王行參軍杳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嘗於約坐語及宗廟犧樽約云鄭玄答張逸謂為畫鳳凰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有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安古者樽彝皆刻木為鳥獸形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魏世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又晉永嘉中賊曹疑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二樽形亦為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為然約又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

王事此何所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唯出論衡長頸是
毗騫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即取
二書尋檢一如杳言約郊居宅時新構閣齋杳遂為贊
二首并以所撰文章呈約約即命工書人題其贊于壁
仍報杳書共歎美之又任昉坐有人餉昉楮酒而作
楮字昉問杳此字是不杳對曰葛洪字苑作木旁君昉
又曰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杳云桂陽程鄉有千里酒
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

憶此杳云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仍
載其賦云三重五品商溪捺里昉即檢楊記言皆不差
王僧孺被勅撰譜訪杳血脉所因杳云桓譚新論云太
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
代僧孺歎曰可謂得所未聞周捨又問杳尚書官著紫
荷橐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答曰張安世傳云持橐
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注並云橐囊也近
臣簪筆以待顧問范岫撰字書音訓又訪杳焉尋佐周

捨撰國史出為臨津令有善績秩滿縣三百人詣闕請
留勅許焉後除晉安王府參軍詹事徐勉舉杳及顧協
等五人入華林撰徧畧書成以本官兼廷尉正以足疾
解職因著林庭賦王僧孺見而歎曰郊居以後無復此
作累遷尚書儀曹郎僕射徐勉以臺閣文議專委杳焉
出為餘姚令在縣清潔湘東王繹發教褒美之大通元
年為步兵校尉兼東宮通事舍人昭明太子謂杳曰酒
非卿所好而為酒府之職政為卿不愧古人耳太子有

瓠食器因以賜焉曰卿有古人之風故遺卿古人之器
俄有勅代裴子野知著作郎事昭明太子薨新宮建舊
人例無停者勅特留杳焉僕射何敬容奏轉杳王府諮
議武帝曰劉杳須先經中書仍除中書侍郎尋為平西
湘東王諮議參軍兼舍人著作如故遷尚書左丞大同
二年卒年五十杳治身清儉無所嗜好不自伐不論人
短長及覩釋氏經常行慈忍居母憂後便長斷腥羶持
齋蔬食及臨終遺命斂以法服載以露車還葬舊墓隨

得一地容棺而已不得設靈筵及祭馐其子遵而行之
撰要雅五卷楚辭草木疏一卷高士傳二卷東宮新舊
記三十卷古今四部書目五卷文集十五卷並行於世
杳與兄霽弟歆俱知名霽有至性列在孝友傳歆不娶
不仕隱居求志在隱逸傳

何遜字仲言東海郟人也曾祖承天宋御史中丞自有
傳父洵齊太尉中兵參軍遜八歲能賦詩弱冠州舉秀
才南郡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自是一

文一詠雲輒嗟賞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亦愛其文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為名流所稱如此天監中起家奉朝請除安成王記室王愛之隨府江州還兼尚書水部郎南平王復引為賓客掌記室事後薦之武帝與吳均俱進倖後稍失意帝曰吳均不均何遜不遜若吾有朱异信則異矣自是疎隔希復得見卒於仁威廬陵王記室初遜為南平王所知深被

恩禮及聞遜卒命迎其柩而殯藏焉并餽其妻子東海王僧孺集其文為八卷初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於世謂之何劉元帝著論論之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遜從叔憺字彥夷亦以文才著聞宦遊不達作拍張賦以喻意末曰東方曼倩發憤於侏儒遂與火頭食子稟賜不殊位至臺郎時有會稽虞騫工為五言名與遜相埒官至王國侍郎後又有會稽孔翁歸濟陽江避並為南平王大司馬府記室翁歸工為詩避

博學有思理注論語孝經二人並有文集

劉顯字嗣芳沛國相人也父駿字仲翔博識彊正以名行自居幼為外祖臧質所鞠養質既富盛恒有音樂質亡後母沒十許年駿每聞絲竹之聲未嘗不歔歔流涕天監初終於晉安內史顯幼而聰敏六歲能誦呂相絕秦賈誼過秦琅邪王思遠吳國張融見而稱賞號曰神童族父瓛儒學有重名官至尚書左丞齊史有傳瓛卒無嗣齊武帝詔顯為後時年十八歲本名頊齊武以字

難識改名顯天監初舉秀才解褐中軍臨川王行參軍
俄署法曹顯好學博涉多通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文字
零落莫能識者顯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
果如其說昉因大相賞異丁母憂服闋尚書令沈約時
領太子少傅引為少傅五官約為丹陽尹嘗命駕造焉
於坐策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
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
聞之擊席喜曰劉郎可謂差人雖吾家平原詣張壯武

王粲謁蔡伯喈必無此對其為名流推賞如此五兵尚
書傳昭掌著作撰國史顯自兼廷尉正被引為佐及革
選尚書五都顯以本官兼吏部郎遷儀曹郎嘗為上朝
詩沈約見而美之時郊居宅新成因命工書人題之於
壁後兼中書通事舍人再遷驃騎鄱陽王記室兼中書
舍人後為中書郎舍人如故顯與河東裴子野南陽劉
之遴吳郡顧協連職禁中遞相師友時人莫不慕之顯
博聞彊識過於裴顧時波斯國獻生師子帝問曰師子

有何色顯曰黃師子超不及白師子超魏人獻古器有
隱起字莫能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有滯礙考校年月一
字不差武帝甚嘉焉遷尚書左丞除國子博士時有沙
門訟田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徧問莫知顯曰貞字文
為與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後為雲麾郢陵王長史尋
陽太守魏使李諧至聞之恨不相識歎曰梁德衰矣善
人國之紀也而出之無乃不可乎王遷鎮郢州除平西
府諮議參軍久在府不得志大同九年終于夏口時年

六十三凡佐兩府並事驕王人為之憂而反見禮重友
人劉之遴啟皇太子曰嘗聞夷叔柳惠不逢仲尼一言
則西山餓夫東國黜士名豈施於後世不朽之事寄之
題目顯今卜宅有日須鐫墓板畧撰其事行今輒上呈
太子乃為之製銘誌葬於秣陵縣劉真長舊塋子芳恁
臻臻早有名列在隋文苑傳顯從弟穀字仲寶形貌短
小儒雅博洽善辭翰隨湘東王在藩十餘年寵寄甚深
當時文檄皆其所為位吏部尚書國子祭酒魏剋江陵

入長安

劉之遴字思貞南陽涅陽人也父虬高尚不仕列在齊
隱逸傳之遴八歲能屬文虬曰此兒必以文興吾宗常
謂諸子曰若比之顏氏之遴得吾之文由是州里稱之
時有沙門僧惠有異識每詣虬必呼之遴小字曰僧迦
福德兒握手而進之年十五舉茂才明經對策沈約任
昉見而異之吏部尚書王瞻嘗候任昉值之遴在坐昉
謂瞻曰此南陽劉之遴學優未仕水鏡所宜甄擢瞻即

調為太學博士昉曰為之美談不如面試時張稷新除
尚書僕射託昉為讓表昉令之遴代作操筆立成昉曰
荆南秀氣果有異才後仕必當過僕御史中丞樂藹即
之遴之舅憲臺奏彈皆令之遴草焉為荊州中從事簡
文臨荊州仍遷宣惠記室之遴篤學明審博覽羣籍時
劉顯韋稜並稱彊記之遴每與討論咸不過也累遷中
書侍郎鴻臚卿出為南郡太守武帝謂曰卿母年德並
高故令卿衣錦還鄉盡榮養之理轉西中郎湘東王繹

長史太守如故初之遴在荊府常寄居南郡廨忽夢前
太守袁象謂曰卿後當為折臂太守即居此中之遴後
牛奔墮車折臂右手偏直不復得屈伸書則以手就筆
歎曰豈黥而王乎周捨嘗戲之曰雖復並坐可橫肱政
恐陋巷無枕後連相兩王再為此郡歷祕書監出為郢
州行事之遴意不願出固辭曰去歲命絕離巽不敢東
下今年所忌又在西方武帝手勅曰朕聞妻子具孝衰
於親爵祿具忠衰於君卿既內足理忘奉公之節遂為

有司奏免後為都官尚書之遴好古愛奇在荊州聚古器數十百種有一器似甌可容一斛上有金錯字時人無能知者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其第一種鏤銅鴟夷榼二枚兩耳有銀鏤銘云建平二年造其第二種金銀錯鏤古罇二枚有篆銘云秦容成侯適楚之歲造其第三種外國澡灌一口有銘云元封二年龜茲國獻其第四種古製澡盤一枚銘云初平二年造時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真本獻之東宮皇太子令之遴與張

又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古本述云淮陰殺殺伏劍周章邦之傑子寔惟彭英仕為侯王雲起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卷也之遴好屬文多學古體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恒共討論古籍因為交好時周易尚書禮記毛詩並有武帝義疏唯左氏傳尚闕之遴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上之帝大悅優詔褒焉始武帝於齊代為荊府諮議時之遴父虬隱在百里洲早相知聞帝偶匱乏遣就虬換穀百斛時之遴在父側曰蕭諮議躡士云何能得春願與其米虬從之及帝即位常懷之侯景初以蕭正德為帝之遴時落景所將使授璽紱之遴預知仍剃髮披法服乃免先是平昌伏挺出家之遴為詩嘲之曰傳聞伏不鬪化為支道林及之遴遇亂遂披染服時人笑之尋避難還鄉湘東王繹嘗嫉其才學聞其西上至夏口乃密送藥殺之不欲使人

知乃自製誌銘厚其賻贈前後文集五十卷子三達字
三善數歲能清言及屬文州將湘東王繹聞之盛集賓
客召而試之說義屬詩皆有理致年十二聽江陵令賀
革講禮還仍覆述不遺一句年十八卒之遴深懷悼恨
乃題墓曰梁妙士以旌之之遴弟之亨字嘉會年四歲
出後叔父嵩及長好學美風姿善占對武帝之臨荊州
唯與虬談虬見之遴之亨帝曰之遴必以文章顯之亨
當以功名著後州舉秀才除太學博士仍代兄之遴為

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步兵校尉湘東王繹諮議參軍勅
賜金策并賜詩焉大通六年出師南鄭詔湘東王節度
諸軍之亨以司農卿為行臺承制進出本州北界總督
衆軍杖節而西樓船戈甲甚盛老小緣岸觀曰是前舉
秀才者鄉部偉之是行也大致尅復軍士有功皆錄唯
之亨為蘭欽所訟執政因而陷之故封賞不行但復本
位而已久之帝讀陳湯傳恨其立功絕域而為文吏所
詆宦者張僧允曰外間論者謂劉之亨類之帝感悟乃

封為臨江子固辭不拜之亨美績嘉聲在朱异之右既不協懼為所害故美出之以代之遴為安西湘東王繹

長史南郡太守上問朱异曰之亨代兄喜不兄弟因循豈直大馮小馮而已又謂尚書令何敬容曰荊州長史南郡太守皆是僕射出今者之亨便是九轉在郡有異績吏民稱之卒官荊土懷之不復稱名號為大南郡小南郡子廣德亦好學負才任氣承聖中位湘東太守魏平荊州依于王琳琳平陳太建中歷河東太守卒官

之亨弟之遜位荊州中從事史子仲威少有志氣頗涉
文史承聖中為中書侍郎蕭莊稱尊號以為御史中丞
隨莊終鄴中之遜從叔坦字德度仕齊歷孱陵令南中
郎錄事參軍所居以幹濟稱武帝起兵時輔國將軍楊
公則為湘州刺史帥師赴夏口西朝議行州事者坦求
行仍除輔國長史長沙太守行湘州刺史坦嘗在湘州
多舊恩道迎者甚衆齊東昏遣安成太守劉希祖破西
臺所選太守范僧簡於平都希祖移檄湘部於是始興

內史王僧粲應之湘部諸郡悉皆蜂起州人咸欲汎舟
逃走坦悉聚船焚之前湘州鎮軍鍾元紹潛應僧粲坦
聞其謀偽為不知因理訟至夜城門遂不閉以疑之元
紹未及發明旦詣坦問其故久留與語密遣親兵收其
家元紹在坐未起而收兵已報具得其文書本末元紹
即首伏於坐斬之焚其文書餘黨悉無所問天監初論
功封荔浦子三年遷西中郎長史蜀郡太守行益州事
未至蜀道卒

明山賓字孝若平原禹人也父僧紹高尚不仕列在隱

逸傳山賓七歲能言名理十三博通經傳起家奉朝請

兄仲璋痼疾家道屢空山賓乃行干祿後為廣陽令頃

之去官會詔使公卿舉士左衛將軍江祐上書薦山賓

才堪理劇齊明帝不重學謂祐曰聞山賓談書不輟何

堪官邪遂不用梁臺建遷右軍記室參軍掌吉禮時初

置五經博士山賓首膺其選歷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太

子率更令中庶子天監十五年出為持節都督緣淮諸

軍事北兖州刺史普通二年徵為太子右衛率加給事中遷御史中丞以公事左遷黃門侍郎四年遷散騎常侍領青冀二州大中正東宮新置學士又以山賓居之俄以本官兼國子祭酒初山賓為州時所部平陸縣不稔啟出倉米以贍貧民後刺史檢州曹失簿書以山賓為耗損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賓不自理更市地造宅昭明太子聞築室不就有令曰明祭酒雖出撫大藩擁旌推轂珥金拖紫而常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

助并貽之詩曰平仲古稱奇夷齊昔擅美令則挺伊賢
東秦固多士築室非道傍置宅歸仁里庚桑方有繼原
生今易擬必來三逕人將招五經士山賓性篤實家中
常乏困貨所乘牛既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
蹄療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
士阮孝緒聞之歎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朴激薄停澆矣
五年又以本官假節攝北兗州事後卒官贈侍中諡曰
質子山賓累居學官甚有訓導之益然性頗踈通接於

諸生多狎比人皆愛之所著吉禮儀注一百二十四卷
禮儀二十卷孝經喪服義十五卷子震字興道亦傳父
業位太子舍人尚書祠部郎餘姚令山賓弟少遐字處
默亦知名位都官尚書簡文謂人曰我不喜得尚書更
喜朝廷得人後拜青州刺史太清之亂奔魏仕北齊卒
於太子中庶子子罕司空記室明氏南渡雖晚並有名
位自宋至梁為刺史者六人

張充字延符吳郡吳人也祖演宋太子中舍人父緒齊

國子祭酒緒附載其叔父南充州刺史岱傳充好逸遊
緒嘗告歸至吳始入西郭逢充出獵右臂鷹左牽狗遇
緒船至便放紕脫鞫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
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
曰過而能改顏氏子有焉及明年便脩改多所該通尤
明老易能清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歷尚書殿中郎武
陵王友時尚書令王儉當朝用事武帝皆取決焉儉方
聚親賓充穀巾葛帔至便求酒言論放逸一坐盡傾及

聞武帝欲以緒為尚書僕射儉執不可充以為恨因與
儉書曰頃者路長霖霞韜晦涼暑未平想無虧攝充幸
以漁釣之閑鑣採之暇時復引軸以自娛逍遙乎前史
從橫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升降之塗不一故
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圓行方止器之異也善御性者不
違金水之質善為器者不易方圓之用充生平少長偶
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介然之志
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峯橫海岸至如影纓天閣既謝廊

廟之華綴組雲臺終愧衣冠之秀寔由氣岸疎凝情塗
狷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崖每遭回於在
世長羣魚鳥畢景松阿雖復玉沒於訪珪之辰桂掩於
搜芳之日汎濫於漁父之遊偃息於卜居之會如此而
已充何識哉若夫驚巖罩日吐海逢天竦石崩尋分危
落仞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松栢陰森相繚於澗側元
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茲長往至於飛竿釣渚濯足
滄洲獨浪煙霞高卧風月悠悠琴酒岫遠誰來灼灼文

言空擬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隔江川每至西風何嘗
不歎丈人歲路未彊學優而仕道佐蒼生功橫海望可
謂德盛當時孤松獨秀者也而茂陵之彥望冠蓋而長
懷渭川之眊佇簪裾而竦歎得無惜乎充崐西百姓岱
表一人蠶而衣耕而食不能事王侯覓知己造時人騁
游說容與於屠博之間其懽甚矣然舉世皆謂充為狂
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是以披聞見掃心胷述平生
論語默所可通夢交魂推襟送抱者唯丈人而已闕廷

負阻書罷莫因儻遇樵夫妄塵執事儉以為脫畧弗之重也仍以書示緒緒杖之一百沈約見其書嘆曰充始為之敗終為之成久之為司徒諮議參軍與琅邪王思遠同郡陸惠曉等並為司徒竟陵王賓客累遷義興太守為政清淨吏民便之後為侍中武帝兵至建鄴東昏遇殺百官集西鐘下召充充不至武帝霸府建以充為大司馬諮議參軍天監初歷太常卿吏部尚書居選以平允稱再遷散騎常侍國子祭酒登堂講說皇太子已

下皆至時王侯多在學執經以拜充朝服而立不敢當
再遷尚書僕射出為吳郡太守下車卹貧老延故舊莫
不欣悅卒於吳郡謚曰穆子子最嗣充從叔瓌字祖逸
宋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永之子也仕宋累遷桂陽內
史不欲先兄瑋處祿自免不拜後為司徒右長史通直
散騎常侍驍騎將軍初瓌父永拒桂陽王休範於白下
敗績阮佃夫等欲加罪齊高帝固申明之瓌由此感恩
自結後遭父母喪還吳持服昇明元年劉秉有異圖弟

遐為吳郡潛相影響齊高帝密遣殿中將軍卞白龍令
瓌取遐諸張世有豪氣瓌宅中常有父時舊部曲數百
遐召瓌委以軍事瓌偽受命與叔恕領兵十八人入郡
斬之郡內莫敢動事捷高帝以告左軍張沖沖曰瓌以
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即受吳郡太守錫以嘉名封義
城縣侯從弟融聞之與瓌書曰吳郡何晚何須王反聞
之嗟驚乃是阿兄郡人顧曷陸閑並少年未知名瓌並
引為綱紀後並立名世以為知人齊建元元年改封平

都侯遷侍中與侍中沈文季俱在門下高帝常謂曰卿
雖我臣我視卿不異賸疑等文季每還直器物皆遷壞
止朝服而已時集書每無門下東省實多清貧有不識
壞者常呼為散騎出為吳興太守壞以既有國秩不取
郡奉高帝勅上庫別藏其奉以表其清武帝即位為寧
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徵拜左戶尚書加右軍將軍
還後安陸王綏臨雍州行部登蔓山有野老求乞綏問
何不事產業而行乞邪答曰張使君臨州理物百姓家

得相保後人政嚴故至行乞紓由是深加嗟賞後拜太常自謂閑職輒歸家武帝曰卿輩未富貴謂人不與既富貴那復欲委去瓌曰陛下御臣等若養馬無事就閑廐有事復牽來帝猶怒遂以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鬱林之廢朝臣列宮門參承明帝瓌託脚疾不至海陵立明帝疑外藩起兵以瓌鎮石頭督衆軍事瓌見朝廷多難遂常卧疾建武末屢啟求還吳見許居室豪富妓妾盈房或有譏其衰暮畜妓瓌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

平生嗜欲無復一存唯未能遣此耳明帝疾甚防疑大
司馬王敬則授瓌平東將軍吳郡太守以為之備及敬
則反瓌遣兵迎拒於松江聞敬則軍鼓聲一時散走瓌
棄郡逃人間事平乃還郡有司奏免官削爵永元初為
光祿大夫三年武帝起兵東昏假瓌節戍石頭尋棄城
還宮天監元年拜給事中右光祿大夫以脚疾拜於家
四年卒瓌有子十二人常云中應有好者子率知名率
字士簡性寬雅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為詩一篇或數日

不作則追補之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作二千餘首
有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為詩示焉託云
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
退時陸少元家有父澄書萬餘卷率與少元善遂通書
籍盡讀其書齊建武三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與同郡
陸倕陸厥幼相友狎嘗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遇任昉
在焉約謂昉曰此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識之
由此與昉友天監中為司徒謝朓掾直文德待詔省勅

使抄乙部書又使撰古婦人事使工書人琅邪王琛吳
郡范懷約等寫給後宮率取假東歸論者以為傲世率
懼乃為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手勅答曰相如工而不
敏枚臯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又侍宴賦
詩武帝別賜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慙
古昔得人斯為盛率奏詩往反六首後引見於玉衡殿
謂曰卿東南物望朕宿昔所聞卿言宰相是何人不從
天下不由地出卿名家奇才若復以禮律為意便是其

人祕書丞天下清官東南望曹未有為之者今以相處
為卿定名譽尋以為祕書丞掌集書詔策四年禊飲華
光殿其日河南國獻赤龍駒能拜伏善舞詔率與到溉
周興嗣為賦武帝以率及興嗣為工其年父憂去職有
父時妓數十人其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琬之
從率求妓謳者不願遂為尼嘗因齋會率宅琬之乃飛
書言尼與率姦南司以事聞武帝惜其才寢其奏然猶
致時論服闋久之不仕七年除中權建安王中記室參

軍俄直壽光省脩丙丁部書抄累遷晉安王宣惠諮議
參軍率在府十年恩禮甚篤後為揚州別駕率雖歷居
職務未嘗留心簿領及為別駕奏事武帝覽牒問之並
無對但答云事在牒中帝不悅後歷黃門侍郎出為新
安太守丁所生母憂卒率嗜酒不事事於家務尤忘懷
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宅及至遂耗大半率問
其故答曰雀鼠耗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自
少屬文七畧及藝文志所載詩賦今亡其文者並補作

之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四十卷行於世子長公率弟
盾字士宣以謹重稱為無錫令遇劫問劫何須劫以刀
斫其頰盾曰咄咄不易餘無所言於是生資皆盡不以
介懷為湘東王記室出監富陽令廓然獨處無所用心
身死之日家無遺財唯有文集并書千餘卷酒米數甕
而已瓌弟穆字公喬幼有孝性所生母劉無寵邁疾時
穆年十一侍養衣不解帶每劇則累夜不寢及終毀瘠
過於成人杖而後起見年輩幼童輒哽咽泣淚州里謂

之純孝長兄瑋善彈箏稷以劉氏先執此伎聞瑋為清
調便悲感頓絕遂終身不聽之性疎率朗悟有才畧起
家著作佐郎不拜父永及嫡母丘相繼殂逝六年廬于
墓側齋永明中為豫章王嶷主簿與彭城劉繪俱見禮
接未嘗被呼名每呼為劉四張五以貧求為剡令畧不
視事多為小山之遊會山賊唐寓之作亂稷率厲部民
保全縣境所生母劉先假葬於琅邪黃山建武中改申
葬禮賻助委積於時雖不拒絕事畢隨以還之自幼及

長數十年中嘗設劉氏神座出告反面如事生焉歷給

事中黃門侍郎新興永寧二郡太守郡犯私諱改永寧
為長寧永元末為侍中宿衛宮城武帝師至兼衛尉江
淹出奔稷兼衛尉卿副王瑩都督城內諸軍事時東昏
淫虐北徐州刺史王珍國就稷謀乃使直閣張齊行弑
于含德殿稷乃召右僕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鐘下議
遣國子博士范雲中書舍人裴長穆等使石頭城詣武
帝帝以稷為侍中左衛將軍遷大司馬左司馬梁朝建

為散騎常侍中書令及上即位封江安縣子位領軍將軍武帝嘗於樂壽殿內宴稷醉後多怨辭形於色帝時亦酣謂曰卿兄殺郡守弟弑其君袖提帝首衣染天血如卿兄弟有何名稱稷曰臣乃無名稱至於陛下不得言無勲東昏暴虐義師亦來伐之豈在臣而已帝將其鬚曰張公可畏人中丞陸果彈稷云領軍張稷門無忠貞官必險達弑君害主業以為常武帝留中竟不問累遷尚書左僕射帝將幸稷宅以盛暑留幸僕射省舊臨

幸供具皆酬太官饌直帝以稷清貧手詔不受宋時武帝經造張永至稷三世並降萬乘論者榮之稷雖居朝右每慙口實乃名其子伊字懷尹霍字希光駿字農人同字不見見字不同以旌其志既懼且恨乃求出許之出為青冀二州刺史不得志常閉閣讀佛經禁防寬弛僚吏頗致侵擾州人徐道角等夜襲州城乃害之有司奏削爵土稷性明烈善與人交歷官無畜積奉祿皆頒之親故家無餘財為吳興太守下車存問遺老引其子

孫置之右職政稱寬恕初去郡就僕射徵道由吳鄉人
候稷者滿水陸稷單裝徑還都下人莫之識其率素如
此長女楚媛適會稽孔氏無子歸至家逢稷見害以身
蔽刃先父而卒稷與族兄充融卷俱知名時人目云充
融卷稷為四張卷字令遠少以和理著稱能清言位都
官尚書天監初卒稷子嶠為侯景所害列在忠義傳

褚翔字世舉河南陽翟人曾祖淵齊太宰佐命功臣自
有傳祖綦贈太常父向字景政年數歲父母相繼亡沒

哀毀若成人親表異之及長淹雅有器量位長兼侍中
向風儀端正眉目如畫每公庭就列為衆所瞻望仕梁
卒於北中郎廬陵王長史翔初為國子生舉高第累遷
宣城王主簿中大通五年武帝宴羣臣樂游苑別詔翔
與王訓為二十韻詩限三刻成翔於坐立奏帝異焉即
日轉宣城王文學俄遷友時宣城王友文學加他王二
等翔超為之時論美焉出為義興太守翔在政潔已省
繁苛去浮費百姓安之郡之西亭有古樹積年枯死翔

至郡忽更生枝葉百姓咸以為善政所感及秩滿吏民

詣闕請之勅許焉尋徵為吏部郎百姓無老少追送出

境涕泣拜辭翔居小選公清不為請屬易意號為平允

遷侍中太清二年遷守吏部尚書侯景圍宮城翔於圍

內丁母憂以毀卒翔少有孝性為侍中時母疾篤請沙

門祈福中夜忽見戶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曉疾

遂愈或以翔精誠所致云翔族父球字仲寶宋散騎常

侍裕之玄孫也祖曖太宰參軍父績太子舍人球少孤

貧篤志好學有才思宋建平王景素元徽中誅滅唯有
一女存故吏何昌禹王思遠聞球清立以此女妻之仕
齊為溧陽令在縣清白資公奉而已仕梁歷都官尚書
通直散騎常侍祕書監領著作司徒右長史常侍著作
如故自魏孫禮晉荀組以後台司加貂始自球也後為
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加給事中卒

宗夬字明揚南陽涅陽人也祖炳名列隱逸傳父繁西
中郎諮議參軍夬少勤學有局幹仕齊為驃騎行參軍

時竟陵王子良集學士於西邸並見圖畫亦預焉齊
鬱林之為南郡王居西州使大管書記以筆札貞正見
許故任焉時與魏和通勅大與尚書殿中郎任昉同接
魏使皆時選也及文惠太子薨王為皇太孫大仍管書
記太孫即位多失德大頗自疎得為秣陵令遷尚書都
官郎少帝見誅舊寵多被其災唯大與傅昭以清正免
齊明帝以為郢州中從事以父老去官南康王為荊州
刺史引為別駕武帝起兵遷西中郎諮議時西土位望

唯夫與同郡樂藹劉坦為州人所推服故領軍蕭穎胄
深相委仗武帝受禪歷太子右衛率五兵尚書參掌大
選天監三年卒子曜卿

袁昂字千里陳郡陽夏人也父顗宋雍州刺史顗附載
其伯祖光祿大夫湛傳泰始初顗自雍州舉兵奉尋陽
王子勛為帝軍敗身死家滅昂藏於沙門沙門將以出
關關吏疑非常人沙門杖而語之遂免或云顗敗時昂
年五歲乳媪攜抱匿于廬山州郡於野求之於乳媪匿

所見一虎因去遂免會赦得出猶徙晉安在南唯以勤
學為事至元徽中聽還時年十五初顓敗傳首建鄴藏
於武庫以漆題顓名以為誌至是始還之昂號慟嘔血
絕而復蘇以淚洗所題漆字皆滅人以為孝感葬訖更
制服廬于墓次從兄象常撫視抑壁言之昂容質脩偉冠
絕人倫以父亡不以理終身不聽音樂後與象同見從
叔司徒粲粲謂象曰昂幼孤而能至此故知名器自有
所在起家太子舍人為王儉鎮軍府功曹史儉後為丹

陽尹於後堂獨引見昂儉指北堂謂昂曰卿必居此累
遷黃門郎昂本名千里齊永明中武帝謂曰昂昂千里
之駒在卿有之今改卿名為昂即字千里後為衛軍武
陵王長史丁母憂哀毀過禮服未朞而從兄象卒昂幼
孤為象所養昂乃制朞服人有怪而問之昂致書喻之
曰昔馬稜與從弟毅同居毅亡稜為心服三年雖禮無
明據而事有先例由是人始服之後為御史中丞時尚
書令王晏弟詡為廣州多納贓貨昂依事奏劾不憚權

要當時號為正直初昂為太子洗馬齊明帝為領軍欽

昂風素頻降駕焉及踐阼奏事多留與語謂曰我昔以

卿有美名親經相詣昂答曰陛下在田之日遂蒙三顧

草廬帝甚悅尋遷豫章內史丁所生母憂去職以喪還

江路風潮暴駭昂乃縛衣著柩誓同沉溺及風止餘船

皆溺唯昂舡獲全咸謂精誠所致莫訖起為吳興太守

齊永元末武帝兵起州郡守宰皆望風降款昂獨拒境

不受命帝手書喻之使降昂不從建康平昂舉哀慟哭

時帝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勅元履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宣旨昂亦不請降開門徹備而已及至都帝亦不問其過天監二年以為臨川王後軍參軍昂奉啟謝恩陳誠帝答曰朕遺射鈎卿無自外尋為侍中遷吏部尚書固讓徙左民尚書帝謂曰齊明帝用卿為黑頭尚書我用卿為白頭尚書良以多愧對曰臣生四十七年于茲矣四十以前臣之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七歲尚書

未為晚達帝曰士固不妄有名十五年為尚書左僕射
尋為尚書令時僕射徐勉勢傾天下在昂處宴賓主甚
歡勉求昂出內人傳盃昂良久不出勉苦求之昂不獲
已命出五六人始至齋問昂謂勉曰我無少年妾老嫗
並是兒母非王妃母便是主大家今令問訊卿勉聞大
驚求止方知昂為貴昂在朝謇諤世號宗臣昭明太子
薨立晉安王綱為皇太子昂獨表言宜立昭明長息歡
為皇太孫雖不見用擅聲朝野自是告老乞骸骨不干

時務昂雅有知人之鑒游處不雜入其門者號為登龍門大通中位司空大同六年卒時年八十詔即日舉哀初昂臨終遺疏不受贈諡勅諸子不得言上行狀及立銘誌凡有所須悉皆停省脫有贈官慎勿祇奉諸子累表陳奏詔不許贈本官賜東園祕器朝服錢帛諡曰穆正公有集二十卷初昂之歸梁有馬仙琕者亦以義烈著名仙琕字靈馥扶風郿人父伯鸞宋冠軍司馬仙琕少以果敢聞遭父喪毀瘠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栢起

家郢州主簿累功為龍驤將軍南汝陰譙二郡太守齊
明帝永明中魏將王肅侵邊仙琕力戰以寡克衆遷寧
朔將軍豫州刺史武帝起兵四方響應帝使仙琕故人
姚仲賓說之仙琕先為設酒乃斬於軍門以徇帝又遣
其族叔懷遠說之仙琕曰大義滅親又命斬之懷遠號
泣軍中為請乃免武帝至新林仙琕猶持兵於江西口
抄糧運建康城陷仙琕舉哀號哭謂衆曰我受人任寄
義不容降今衆寡不侔勢必屠戮公等雖無二心其如

親老何我為忠臣君為孝子各盡其道不亦可乎於是
悉遣城內兵出降餘留數十壯士閉門獨守俄而兵入
圍之數十重仙琚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日晚乃投弓
曰諸君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建康至石頭而脫
之帝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使天下見二義士帝勞之曰
射鉤斬祛昔人所忌卿勿以戮使斷運苟自嫌絕也仙
琚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便復為用帝笑而美
之俄而喪母帝知其貧給賻甚厚仙琚號泣謂弟仲父

曰蒙大造之恩未獲上報今復荷殊澤當與爾以心力
自效耳天監四年王師北討仙琚每戰勇冠三軍當其
衝者莫不摧破與諸將論議口未嘗言功人問其故仙
琚曰大丈夫為時所知當進不求名退不逃罪乃平生
願也何功可論為南義陽太守累破山蠻郡境清謐以
功封浚縣伯遷司州刺史進號貞威將軍魏豫州人
白早生殺刺史以懸瓠來降武帝使仙琚赴之又遣直
閣將軍武會超馬廣率衆為援仙琚進頓楚王城遣副

將齊苟兒助守懸瓠魏中山王英攻懸瓠執齊苟兒進禽馬廣送洛陽仙琕不能救會超等亦相次退散魏軍進據三關仙琕坐徵還為雲騎將軍十年朐山民殺琅邪太守劉晰以城降魏詔假仙琕節討之魏徐州刺史盧昶以衆十萬赴焉仙琕累戰破之昶走仙琕縱兵乘之魏衆免者十一二收其兵糧牛馬器械不可勝數振旅還京師進爵洽洹縣侯十一年遷持節督豫北豫霍三州諸軍事信武將軍豫州刺史領南汝陰太守仙琕

自為將及居州郡能與士卒同勞逸身衣不過布帛所
居無幃幕衾屏行則飲食與廝養最下者同其在邊境
常單身潛入敵境伺知壁壘村落險要處故所攻戰多
尅捷士卒亦甘心為用帝雅愛仗之卒於州贈左衛將
軍諡曰剛初仙琕幼名仙婢及長以婢名不典乃以王
代女云子巖夫嗣昂子君正字世忠少聰敏年數歲父
疾晝夜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暫卧答曰官既未差
眠亦不安歷位太子庶子君正美風儀善自居處以貴

公子早得時譽為豫章內史性不信巫邪有師萬世榮
稱道術為一郡巫長君正在郡小疾主簿熊岳薦之師
云須疾者衣為信命君正以所著襦與之事竟取襦云
神將送與北斗君君正使檢諸身於衣裏獲之以為亂
政即刑於市而焚神宇一郡無敢行巫遷吳郡太守侯
景亂率數百人隨邵陵王綸赴援及臺城陷還郡君正
當官莅事有名稱而畜聚財產服玩靡麗賊遣張太墨
攻之新城戍主戴僧易勸令拒守已以戍兵自外擊之

君正不能決吳人陸映公等懼不濟賊種族其家勸之
迎賊君正性怯懦乃送米及牛酒郊迎賊賊掠奪其財
物子女因是感疾卒子樞列在陳史

庾革字休野新野人也父琛之宋雍州刺史革弱冠為
州主簿舉秀才仕齊為驃騎功曹史博涉羣書有口辯
永明中與魏和親以革兼散騎常侍報使還拜散騎侍
郎知東宮管記事後遷荊州別駕前後紀綱皆致富饒
革再為之清身率下杜絕請託布被蔬食妻子不免饑

寒明帝聞而嘉焉手詔褒美州里榮之初梁州人益州
刺史鄧元起功勲甚著名地卑瑣願名挂士流時始興
忠武王憺為州將元起位已高而解巾不先州官則不
為鄉里所悉元起乞上籍出身州從事憺命革用之革
不從憺大怒召革責之曰元起已經我府卿何為苟惜
從事革曰府是尊府州是革州宜須品藻憺不能折遂
止武帝平京邑霸府建為會稽郡丞行郡府事時承彫
弊之後百姓凶荒米斗至數千民多流散革撫循甚有

理唯守公祿清節愈勵至有經日不舉火太守永陽王
聞而饋之葦謝不受天監元年卒停尸無以斂柩不能
歸武帝聞之詔賜絹百疋穀五百斛初葦為西楚望族
兄子果之又有寵於齊武帝葦早歷顯官鄉人樂藹有
幹用素與葦不平互相陵競藹事齊豫章王疑疑薨藹
仕不得志自步兵校尉求助戍歸荊州時葦為州別駕
益忽藹及武帝踐阼藹以西朝勲為御史中丞葦始得
會稽行事既恥之矣會職事微有譴帝以藹其鄉人也

使宣旨誨之華更大憤遂發病卒子喬復仕為荊州別駕時元帝為荊州刺史而州人范興話以寒賤仕叨九流選為主簿又皇太子令及之故元帝勒喬聽興話到職及屬元日府州朝賀喬不肯就列曰庾喬忝為端右不能與范興話為鴈行元帝聞之乃進喬而停興話興話羞慙還家憤卒世以喬為不墜家風喬子夔少聰慧家富於財好賓客食必列鼎又狀貌豐美頤頰開張人皆謂夔必為方伯無餒乏之慮及魏尅江陵卒致餓死

時又有水軍都督褚羅面甚尖危有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

庾於陵字子介南陽新野人也後徙居江陵遂為江陵人父易高尚不仕當世名在齊隱逸傳兄黯妻有至性列在孝友傳中於陵幼而聰慧七歲能言玄理及長清警博學有才思齊隨王子隆為荊州召為主簿使與謝朓宗夬抄撰羣書子隆代還又以為送主簿子隆為明帝所害僚吏畏避莫至於陵獨留經理喪事永元末除

東陽遂安令為民吏所稱天監初為建康獄平遷尚書
功論郎待詔文德殿後兼中書通事舍人拜太子洗馬
舊事東宮官屬通為清選洗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代
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者時於陵與周捨並擢充此職
武帝曰官以人清豈限甲族時論以為美累遷中書黃
門侍郎舍人如故後終於鴻臚卿領荊州大中正卒有
文集十卷弟肩吾字慎之八歲能賦詩特為兄於陵所
友愛初為晉安王國常侍王每徙鎮肩吾常隨府在雍

州被命與劉孝威江伯搖孔敬通申子悅徐防徐摛王
囿孔鑠鮑至等十人抄撰衆籍號高齋學士王為皇太
子兼東宮通事舍人後為安西湘東王府錄事諮議參
軍太子率更令中庶子簡文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
信摛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並充其
選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等文章始用四聲以為新
變至是轉拘聲韻彌尚麗靡復踰於往時時簡文與湘
東王書論之曰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疎爭

事闡緩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
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
篇操筆寫志更模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
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為文不敢輕有倚撫但以當
世之作歷萬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
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為是則昔賢為非
若以昔賢可稱則今體可棄俱為盡合則未之敢許又
時有効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兒

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吏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為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義絕其所長唯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曾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沒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王徽金銑反為拙目所嗤巴人下俚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覆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耳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

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楮無情任其搖襞甚矣哉文章橫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晤思吾子建一共商權辨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白既定雌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慙濫竽自恥相思不見我勞如何

及簡文即位以肩吾為度支尚書時上流藩鎮並據州
拒侯景景矯詔遣肩吾使江州喻當陽公大心大心乃
降賊肩吾因逃入東後賊宋子仙破會稽購得肩吾欲
殺之先謂曰吾聞汝能作詩今可即作若能將貸汝命
肩吾操筆便成辭采甚美子仙乃釋以為建昌令仍間
道奔江陵歷江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封武康縣侯卒贈
散騎常侍中書令子信後周有傳在文苑目中

蔡搏字景節濟陽考城人也父興宗宋光祿大夫附載

祖尚書廓傳擢少方雅退默與第四兄寅俱知名仕齊
位給事黃門侍郎丁母憂廬于墓側齊末多難服闋因
居墓所除太子中庶子太尉長史並不就梁臺建為侍
中遷臨海太守公事左遷太子中庶子復為侍中出為
吳興太守初擢在臨海百姓楊元孫以婢采蘭貼與同
里黃權約生子酬乳哺直權死後元孫就權妻吳贖婢
母子五人吳背約不還元孫訴郡擢判還本主吳能為
巫出入搏內以金釧賂擢妾遂改判與吳元孫搃登聞

鼓訟之為有司所劾時搏已去郡雖不坐而常以為恥
搏口不言錢在吳興不飲郡井齋前自種白葵紫茄以
為常餌詔褒其清加信武將軍武帝將為昭明太子納
妃意在謝氏袁昂曰當今貞素簡勝惟有蔡搏乃遣吏
部尚書徐勉詣之停車三通不報勉笑曰當須我召也
遂納授刺乃入天監九年宣城郡吏吳承伯挾袂道聚
衆攻宣城殺太守朱僧勇轉寇吳興吏民並請避之搏
堅守不動命衆出戰遂破賊斬承伯餘黨悉平累遷吏

部尚書居選弘簡有名稱又為侍中領秘書監武帝嘗謂曰卿門舊尚有堪事者多少搏曰臣門客沈約范岫各已被升擢此外無人約時為太子少傅岫為右衛將軍搏風骨梗正氣調英嶷當朝無所屈讓嘗奏用琅邪王筠為殿中郎武帝嫌不取參掌通署乃推白牒於香橙地下曰卿殊不了事搏正色俯身拾牒起曰臣謂舉爾所知許允已有前事既是所知而用無煩參掌署名臣搏少而仕宦未嘗有不了事之目因捧牒直出便命

駕而去仍欲抗表自解帝尋悔取事為畫勅帝嘗設大
臣麤搏在坐帝頻呼姓名搏竟不答食麤如故帝覺其
負氣乃改喚蔡尚書搏始放筋執笏曰爾帝曰卿向何
聾今何聰對曰臣預為右戚且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
名垂喚帝有慙色性甚凝厲善自居適女為昭明太子
妃自詹事以下咸來造謁往往稱疾謝遣之及其引進
但寒暄而已此外無復餘言後為中書令卒於吳郡太
守諡曰康子司空袁昂嘗謂諸賓曰自蔡侯卒不復更

見此人其為名輩所知如此子彥深宣城內史彥深弟
彥高給事黃門侍郎彥高子凝列在陳史

江蓠字彥標濟陽考城人也曾祖湛宋左光祿大夫父
敦齊贈散騎常侍太常卿自有傳蓠幼聰警讀書過口
便能諷誦選為國子生通尚書舉高第起家祕書郎累
遷廬陵王主簿居父憂以孝聞廬于墓側齊明帝遣齋
仗二十人防之墓所服闋累遷建安內史武帝起兵遣
寧朔將軍劉譏之為郡蓠拒之及建鄴平蓠坐禁錮俄

被原歷太尉臨川王長史尚書吏部郎領右軍蒨方雅
有風格僕射徐勉以重權自處在位者莫不為之屈惟
蒨及王規與抗禮勉因蒨門客翟景為子繇求蒨女昏
蒨不答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由是與勉忤除散騎常
侍不拜是時勉又為子求蒨弟葦及王泰女二人又拒
之葦為吏部郎坐杖曹中幹免官泰以疾假出宅乃遷
散騎常侍皆勉意也初天監六年詔以侍中常侍並侍
帷幄分門下二局入集書其官品視侍中而非華胄所

悅故勉斥泰為之蒨尋遷司徒左長史初王泰出閣武帝謂勉云江蒨資歷應居選部勉曰蒨有眼患又不悉人物乃止遷光祿大夫卒諡曰肅蒨好學尤悉朝儀故事撰江左遺典三十卷未就卒文集十五卷蒨弟曇字彥德少學涉有器度位侍中太子詹事承聖初卒曇弟祿字彥遐幼篤學有文章工書善琴形貌短小神明俊發位太子洗馬湘東王錄事參軍以氣陵府王王深憾焉後廬陵威王續代為荊州留為驃騎諮議參軍獻書

告別王答書乃致恨祿先為武寧郡頗有資產積錢於
壁壁為之倒迨銅物皆鳴人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洪
鐘東應者也湘東王恨之既深以其名祿改字曰榮財
以志其忿後為唐侯相卒撰列仙傳十卷行於世及井
挈臯木人賦敗船詠並以自喻子徽亦有文采而清狂
不慧常以父為戲蒨子綰有至性名在孝友傳綰子總
陳尚書令列在陳史

周捨字昇逸汝南安成人也父顥齊國子博士兼著作

自有傳捨幼聰穎異之臨卒謂曰汝不患不富貴但
當持之以道德既長博學多通尤精義理善誦詩書音
韻清辯臨文諷說其言如注弱冠舉秀才起家齊太學
博士從兄綿為剡縣賊汙不少籍沒資財捨乃推宅助
焉建武中魏人吳苞南歸有儒學尚書僕射江祐招苞
講捨造坐折苞辭理適逸由是名為口辯王亮為丹陽
尹聞而悅之辟為主簿政事多委焉遷太常丞武帝即
位博求異能之士吏部尚書范雲與顗素善重捨才器

言之於帝召拜尚書祠部郎時天下草創禮儀損益多
自捨出先是帝與諸王及吳平侯書皆云弟捨立議引
武王周公故事皆曰汝從之累遷鴻臚卿時王亮得罪
歸家故人莫至捨獨敦思舊及亮卒身營殯葬時人稱
之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右衛將軍雖居職屢徙
而常留省內罕得休下國史詔誥禮儀法律軍旅謀謨
皆兼掌之日夜侍上豫機密二十餘年未嘗暫離左右
帝以為有公輔器初范雲卒僉以沈約允當樞管帝以

約輕易不如徐勉於是勉捨同參國政勉小嫌中廢捨
專掌權轄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時
議國史疑文帝紀傳之名捨以為帝紀之籠百事如乾
象之包六爻今若追而為紀則事無所包若直書功德
則傳而非紀應於上紀之前畧有仰述從之捨占對辯
捷嘗居直廬語及嗜好裴子野言從來不嘗食薑捨應
聲曰孔稱不徹裴乃不嘗一坐皆悅捨與人汎論談詭
終日不絕而無一言漏泄機事衆尤服之性儉素衣服

器用居處牀席如布衣之貧者每入官府雖廣廈華堂
閨閣重邃捨居之則塵埃滿積以荻為障壞亦不治歷
侍中太子詹事普通五年南津校尉郭祖深獲始興相
白渦書餉捨衣履及婢以聞坐免官以右驍衛將軍知
詹事卒上臨哭哀動左右追贈侍中護軍將軍諡曰簡
子初帝銳意中原羣臣咸言不可唯捨贊成之大通中
累獻捷帝思其功下詔述其德美以為往者南司白渦
之劾恐外議謂朕有私致此黜免追媿若人一介之善

可量加褒異以旌善人捨文集二十卷二子弘義弘信弟子弘正弘讓弘直皆知名列在陳史

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郟人魏衛將軍肅八世孫也曾祖推晉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祖準之宋司徒左長史父延任員外常侍未拜卒僧孺幼聰慧年五歲便機警初讀孝經問授者曰此書何所述曰論忠孝二事僧孺曰若爾願常讀之又有餽其父冬李先以一與之僧孺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七歲能讀十萬言及長篤愛

墳籍家貧常傭書以養母所寫既畢諷誦亦通仕齊為太學博士尚書僕射王晏深相賞好晏為丹陽尹召補功曹使撰東宮新記司徒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僧孺與太學生虞義丘國賓蕭文琰邱令楷江洪劉孝孫並以善辭藻游焉而僧孺與高平徐夔俱為學林文惠太子聞其名欲以為宮僚乃召入直崇明殿文惠薨出為晉安郡丞仍除候官令建武初有詔舉士始安王遙光表薦之曰前候官令王僧孺年三十五理尚棲約

知思悟敏既筆耕為養亦傭書成學至乃照螢映雪編

蒲緝柳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宮故事畫地
成圖抵掌可述豈直鼯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
謬訪對不休質疑斯在於是除尚書儀曹郎遷治書侍
御史出為錢塘令初僧孺與樂安任昉過於竟陵王西邸
以文學會友及將之縣昉贈詩曰唯子見知唯余知子
觀行視言要終猶始敬之重之如蘭如芷形應影隨曩
行今止百行之首立人斯著子之有之誰毀誰譽修名

既立老至何遽誰其執鞭吾為子御劉畧班藝虞志荀
錄伊昔有懷交相欣勗下惟無倦升高有屬嘉爾晨登
惜余夜燭其為士友推重如此天監初除臨川王後軍
記室待詔文德省出為南海太守南海俗殺牛曾無限
忌僧孺至便禁斷又外國舶物高涼生口及海舶每歲
數至皆外國賈人以通貿易舊時州郡以半價就市回
買而即賣其利數倍歷政以為常僧孺歎曰昔人為蜀
郡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並無所

取視事朞月聲績有聞詔徵將還郡中道俗六百人詣
闕請留不許至拜中書侍郎領著作復直文德省撰中
表簿及起居注遷尚書左丞俄兼御史中丞頃之即真
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嘗攜僧孺出至市道遇
中丞鹵簿驅迫墜于溝中及是拜日引騶清道僧孺悲
感不自勝是時武帝製春景明志詩五百字勅在朝詞
人沈約以下同作帝以僧孺詩為工歷少府卿尚書吏
部郎參大選請謁不行出為仁威南康王長史蘭陵太

守行府州國事初帝問僧孺妾媵之數對曰臣室無傾
視及在南徐州友人以妾寓之行還妾遂懷孕為王典
籤湯道愍所糾僧孺遂被逮詣建康南司奉牋辭府坐
免官久之不調友人廬江何炯猶為王府記室僧孺乃
與炯書以見其意後為安成王參軍事鎮西中記室參
軍僧孺工屬文善楷隸多識古事侍郎金元起欲注素
問訪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當以石為鍼必不用鐵說
大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

鍼石郭璞云可以為砭鍼春秋美疾不如惡石服子慎
注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爾轉北中
郎諮議參軍入直西省知撰譜事先是尚書令沈約以
為晉咸和初蘇峻作亂文籍無遺後起咸和二年以至
于宋所書並皆詳實並在下省左戶曹前廂謂之晉籍
有東西二庫此籍既並精詳寔可寶惜位官高卑皆可
依案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條徵發既立此科人姦
互起偽狀巧籍歲月滋廣以至于齊患其不實於是東

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競行姦貨以新換故昨日卑
細今日便成士流凡此姦巧並在愚下不辨年號不識
官階或注隆安在元興之後或以義熙在寧康之前此
時無此府此時無此國元興唯有三年而猥稱四五詔
書甲子不與長歷相應校籍諸郎亦所不覺不才令史
固自忘言臣謂宋齊二代士庶不分雜役減闕職由於
此竊以晉籍所餘宜加寶愛武帝以是留意譜籍州郡
多離其罪因詔僧孺改定百家譜始晉太元中員外散

騎侍郎平陽賈弼篤好簿狀乃廣集衆家大搜羣族所

撰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凡諸大品

畧無遺闕藏在祕閣副在左戶及弼子太宰參軍匪之

匪之子長水校尉深世傳其業太保王弘領軍將軍劉

湛並好其書弘日對千客不犯一人之諱湛為選曹始

撰百家以助銓序而傷於寡畧齊衛將軍王儉復加去

取得繁省之衷僧孺之撰選范陽張等九族以代鴈門

解等九姓其東南諸族別為一部不在百家之數焉普

通二年卒年五十八僧孺好墳籍聚書至萬餘卷率多
異本與沈約任昉家書相埒少篤志精力於書無所不
覩其文麗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世重其富博僧孺
集十八州譜七百一十卷百家譜集抄十五卷東南譜
集抄十卷文集三十卷兩臺彈事不入集內別為五卷
及東宮新記並行於世虞義字士光會稽餘姚人盛有
才藻卒於晉安王侍郎丘國賓吳興人以才志不遇著
書以譏揚雄蕭大琰蘭陵人丘令楷吳興人江洪濟陽

人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為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此為率文琰曰頌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令楷江洪等共打銅鉢立韻響滅則詩成皆可觀覽劉孝孫彭城人博學通敏而仕多不遂常歎曰古人或開一說而致卿相立談間而降白壁書籍安耳徐勳高平人有學行父榮祖位祕書監嘗有罪繫獄旦日原之而髮皓白齊武問其故曰臣思愆於內而髮變於外當時稱之

謝朓字敬冲陳郡陽夏人也祖弘微宋太常卿父莊右
光祿大夫莊附弘微傳朓幼聰慧莊常器之年十歲能
屬文莊游土山賦詩使朓命篇朓攬筆便成琅邪王景
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復為後來特達莊笑撫朓背
曰真吾家千金宋孝武帝遊姑孰勅莊攜朓從駕詔為
洞井讚於坐上奏之帝曰雖小重器也仕宋為衛將軍
袁粲長史粲性簡峻時人方之李膺朓退粲曰謝令為
不死矣宋明帝嘗勅朓與謝鳳子超宗從鳳莊門入二

人俱至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趨而入肱曰君處臣以禮遂退不入時人兩稱之以比王尊王陽後為臨川內史以賄見劾袁粲寢其事齊高帝為驃騎將軍輔政選肱為長史勅與河南褚炫濟陽江敷彭城劉悛俱入侍宋帝時號天子四友高帝方圖禪代欲以肱佐命遷左長史每夕置酒獨與肱論魏晉故事言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幾也肱曰昔魏臣有勸魏武即帝位魏武曰有用我者其周文王乎晉文世

事魏氏將必終身北面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當三

讓彌高帝不悅更引王儉為左長史以肱為侍中領祕

書監及齊受禪肱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肱

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肱曰齊自應

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懼乃使稱疾欲取兼人肱曰我

無疾何所道遂朝服出東掖門乃得車仍還宅是日遂

以王儉為侍中解璽既而武帝請誅肱高帝曰殺之則

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又以家貧乞郡辭旨抑揚詔免

官錮禁五年永明中為義興太守在郡不省雜事悉付
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作太守耳歷都官尚書
中書令侍中領新安王師求出仍為吳興太守明帝謀
入嗣位引朝廷舊臣肫內圖止足且實避事弟蒯時為
吏部尚書肫至郡致蒯數斛酒遺書曰可力飲此勿豫
人事肫居郡不理常務聚斂衆頗譏之亦不屑也建武
四年徵為侍中中書令不應遣諸子還都獨與母留築
室郡之西郭明帝詔加優禮旌其素槩賜牀帳褥席奉

以卿祿時國子祭酒廬江何胤亦抗表還會稽永元中
詔徵胤胤並不屈時東昏皆命迫遣會武帝起兵及建鄴
平召胤胤並補軍諮祭酒皆不至及即位詔徵胤為侍
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胤散騎常侍特進右光
祿大夫又並不屈仍遣領軍司馬王果敦譬胤胤謀於
何胤胤欲獨高其節紹曰興王之世安可久處明年六
月胤輕出詣闕自陳帝笑曰子陵遂能屈志詔以為侍
中司徒尚書令胤辭脚疾不堪拜謁乃角巾自輿詣雲

龍門謝詔見於華林園乘小車就席明旦乘輿出幸肱
宅宴語盡歡肱固陳本志不許又固請自還迎母許之
臨發輿駕臨幸賦詩餞別王人送迎相望於道到都勅
材官起府於舊宅武帝臨軒遣謁者於府拜授詔停諸
公事及朔望朝謁三年元會詔肱乘小輿升殿肱素憚
煩及居台鉉兼掌內臺職事多不覽以此頗失衆望其
年母憂尋有詔攝職如故五年改授中書監司徒衛將
軍固讓不受遣謁者敦授留府門及暮至於經春夏八

月乃拜受焉是冬薨車駕出臨哭謚曰靖初肱於宋孝武世為吳興以雞卵賦人收雞數千及遁節不全為清談所少著書及文章行於世子讓位司徒右長史坐殺牛廢黜為東陽內史及還五官送錢一萬止留一百答曰數多劉寵更以為愧次子諲不妄交游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位光祿大夫子哲字潁豫美風儀舉止醞藉襟情豁朗為士君子所重累遷至廣陵太守侯景之亂因寓居焉仕

陳歷吏部尚書中書令侍中司徒左長史肅弟子覽字
景滌父瀹太子詹事瀹與兄顥列在齊史覽以選尚齊
錢唐公主拜駙馬都尉武帝平建鄴朝士唯王亮王瑩
等數人揖自餘皆拜覽時年二十餘為太子舍人亦長
揖而已意氣閑雅視瞻聰明武帝目送良久謂徐勉曰
覺此生芳蘭竟體想謝莊正當如此自此仍被賞味天
監元年為中書侍郎掌吏部事頃之即真嘗侍坐受勅
與侍中王暕為詩答贈其文甚工仍使重作復合旨帝

賜詩云雙大既後進二少實名家豈伊爾棟隆信乃俱
國華為侍中頗樂酒因宴席與散騎常侍蕭琛辭相詆
毀為有司所奏武帝以覽年少不直出為中權長史後
拜吏部尚書出為吳興太守中書舍人黃睦之家居烏
程子弟專橫前太守皆折節事之覽未到郡睦之弟迎
覽覽遂去其船杖吏為通者自是睦之家杜門不出郡
境多却為東道患覽下車肅然初齊明帝及覽父瀚東
海徐孝嗣並為吳興號為名守覽皆過之覽昔在新安

頗聚斂至是遂稱廉潔時人方之王述卒於官贈中書
令覽弟舉字言揚幼好學與覽齊名年十四嘗贈沈約
詩為約所賞弱冠丁父憂幾致毀滅服闋為太常博士
與兄覽俱預元會江淹一見並相欽挹曰所謂馭二龍
於長塗者也為太子家令掌管記深為昭明太子賞接
祕書監任昉出為新安郡別舉詩云詎念耄嗟人方深
老夫託其屬意如此武帝嘗訪舉於覽覽曰識藝過臣
甚遠唯飲酒不及於臣帝大悅尋除安成郡守母往於

郡喪辭不赴歷位左戶尚書遷掌吏部尚書舉祖莊父
藩兄覽並歷此職前代少比舉尤長玄理及釋氏義為
晉陵郡時嘗與義學僧遞講經論徵士何胤自虎丘山
出赴之其名盛如此先是北度人盧廣有儒術為國子
博士於學發講僕射徐勉以下畢至舉造坐屢折廣辭
理道邁廣深歎服仍以所執麈尾斑竹杖滑石書格薦
之以況重席焉加侍中遷尚書右僕射大同三年出為
吳郡太守先是何敬容居郡有美績世稱為何吳郡及

舉為政聲迹畧相比曾要何徵君講中論何難以巾褐
入南門乃從東園進致詩往復為虎丘山賦題于寺入
為侍中太子詹事翊左將軍舉父瀹齊時終此官累表
乞改勅不許後遷尚書僕射侍中將軍如故舉雖屢居
端揆未嘗肯預時政保身固寵不能有所發明因疾陳
解勅賜假并勅處方加給上藥其恩遇如此侯景來降
帝詢訪朝臣舉及朝士皆請拒之帝從朱异言納之以
為景能立功趙魏舉等不敢復言太清二年遷尚書令

卒于內臺上曰舉非止歷官已多亦人倫儀表久著公
望悵恨未授之可贈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舉宅
內山齋捨以為寺泉石之美殆若自然臨川始興諸王
常所游踐邵陵王綸於婁湖立園廣讌酒後好聚衆賓
冠手自裂破投之唾壺皆莫敢言舉嘗預宴王欲取舉
幘舉正色曰裂冠毀冕下官弗敢聞命拂衣而退王屢
召不反甚有慙色舉託情玄勝尤長佛理注淨名經常
自講說有文集二十卷子嘏字舍茂風神清雅頗善屬

文為太子中庶子建安太守侯景之亂之廣州依蕭勃
勃敗在周迪門後依陳寶應寶應平方詣闕歷侍中中
書令都官尚書卒諡曰光子有文集行於世子儼位侍
中御史中丞太常卿佻位尚書僕射舉兄子儔字國美
父元大位侍中儔素貴嘗一朝無食其子啟欲以班史
質錢答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太清元年卒集十
卷長子禕儔弟札字世高亦博涉文史位湘東王諮議
先儔卒

謝幾卿肱之族子也曾祖靈運宋臨川內史父超宗齊
黃門郎並有傳幾卿幼清辯當世號為神童超宗坐事
徙越雋詔家人不得相隨幾卿年八歲別父於新亭不
勝其慟遂投於江超宗命估客數人入水救之良久涌
出得就岸瀝耳目口鼻出水數斗十餘日乃裁能言居
父憂哀毀過禮年十一召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
策試謂祭酒王儉曰幾卿本長立理今可以經義訪之
儉承旨發問幾卿隨事辯釋辭無滯者文惠大稱賞焉

儉謂人曰謝超宗為不死矣既長好學博涉有文彩累遷為太尉晉安王府主簿天監初自尚書三公郎為治書侍御史舊郎官轉為此職者世謂之為南奔幾卿頗失志多陳疾臺事畧不復理累遷尚書左丞幾卿詳悉故實僕射徐勉每有疑滯多詢訪之然性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後以在省署夜著犢鼻褌與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呼

為有司糾奏坐免官普通六年詔西昌侯藻督衆軍北
侵幾卿啟求行擢為藻軍司長史將行與僕射徐勉別
勉云淮肥之役前謝已著奇功未知今謝何如幾卿應
聲曰已見今徐勝於前徐後謝何必愧於前謝勉默然
軍至渦陽退敗幾卿坐免官居宅在白楊石井朝中交
好者載酒從之賓客常滿坐時左丞庾仲容亦免官歸
二人意相得並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遊郊野既醉則
執鐸挽歌不屑物議湘東王繹在鎮與書慰勉之後為

太子率更令放達不事儀容性不容非與物多忤有乖
已者輒肆意罵之退無所言遷左丞僕射省嘗議集公
卿幾卿外還宿醉未醒取枕高卧傍若無人又嘗於閣
省裸袒酣飲及醉小遺下霑令史為南司所彈幾卿亦
不介意轉左光祿長史幾卿雖不持檢操然於家門篤
睦兄才卿早卒其子藻幼孤幾卿撫養甚至及藻成立
歷清途皆幾卿獎訓之力也世以此稱之病卒文集行
於世

謝微字元度幾卿之宗從而宋左僕射裕之玄孫也父
璟少與從叔朏俱知名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
璟亦預焉位中書郎天監中為左戶尚書再遷侍中固
辭年老求金紫帝不悅未敘會卒微美風采好學善屬
文位兼中書舍人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同官友善
時魏中山王元畧還北武帝餞於武德殿賦詩三十韻
限三刻成微二刻便就文甚美帝再覽焉又為臨汝侯
猷製放生文亦見賞於世後除尚書左丞及昭明太子

薨帝立晉安王綱為皇太子將出詔唯召尚書右僕射
何敬容宣惠將軍孔休源及微三人與議微時年位尚
輕而任遇已重後卒於北中郎豫章王長史南蘭陵太
守文集二十卷

陸倕字佐公吳郡吳人也父慧曉齊南兖州刺史贈太
常自有傳倕少勤學善屬文於宅內起兩茅屋杜絕往
來晝夜讀書如此者數載所讀一遍必誦於口嘗借人
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畧無遺脫幼為外祖

張岱所異岱常謂諸子曰此兒汝家陽元也十七州舉秀才刺史竟陵王開西邸延英俊倂預焉天監初為右軍安成王主簿倂與樂安任昉友善為感知已賦以贈昉昉因此名以報之及昉為中丞簪裾輻湊預其讌者殷芸到溉劉苞劉孺劉顯劉孝綽及倂而已號曰龍門之游雖貴公子孫不得預也遷臨川王東曹掾是時禮樂制度多所創革武帝雅愛其才乃勅撰新漏刻銘其文甚美累遷太子中舍人管東宮書記又詔為石闕銘

奏之勅曰儒之所製辭義典雅足為佳作昔虞丘辨物
邯鄲獻賦賞以金帛前史美談可賜絹三十疋累遷太
常卿卒文集二十卷子璣早慧七歲通經為童子師卒
次緬有似於儒一看殆不能別儒從子襄字師卿襄父
閑齊始安王遙光揚州治中永元末遙光據東府作亂
閑坐誅閑事具慧曉傳中閑有四子襄其季也本名袁
字趙卿有奏事者誤字為襄武帝乃改為襄字師卿天
監三年都官尚書范岫表薦襄起家擢拜著作佐郎昭

明太子統聞襄行業啟武帝引與遊處自廬陵王記室
除太子洗馬遷中書舍人並掌管記出為揚州治中從
事襄以父終此官固辭職帝不許聽與府司馬換廨居
之昭明太子敬耆老襄母年將八十與蕭琛傳昭陸杲
每月常遣存問加賜珍羞衣服襄母嘗卒患心痛醫方
須三升粟漿是時冬月日又逼暮求索無所忽有老人
詣門貨漿量如方劑始欲酬直無何失之時以襄孝感
所致也累遷太子家令復掌管記母憂去職襄年已五

十毀頓過禮太子憂之日遣使誡喻昭明太子薨官屬
悉罷妃蔡氏別居金華宮以襄為步兵校尉金華宮家
令知金華宮事大通七年出為鄱陽內史先是郡民鮮
于琮服食修道法常入山採藥拾得五色幡旒又於地
中得石璽竊怪之琮先與妻別室妻望琮所處常有異
氣益以為神大同元年遂結其門徒殺廣晉令王筠號
上願元年署置官屬其黨轉相誑惑有衆萬餘人將出
攻郡襄先已率吏民修城隍為備及賊至破之生獲琮

餘衆逃散時隣郡豫章安成等守宰案治黨與因求賄賂不得其實或有善人盡室罹禍者唯襄郡枉直無濫人作歌曰鮮于平後善惡分人無橫死賴陸君又有彭李二家先因忿爭遂相誣告襄引入內室不加責誚但和言解喻之二人感恩深自悔咎乃為設酒食令其盡歡酒罷同載而還因相親厚又歌曰陸君政無怨家鬪既罷讎共車在政六年郡中大寧郡人李睨等四百二十人詣闕拜表陳襄德化求於郡立碑降勅許之又表

乞留襄固乞還太清元年為度支尚書侯景圍臺城以襄直侍中省城陷襄逃還吳景將宋子仙進攻錢唐會海鹽人陸黯舉義襲郡殺偽太守蕪單于推襄行郡事時淮南太守文成侯蕭寧逃賊入吳襄遣迎寧為盟主遣黯及兄子映公帥眾躡子仙與戰黯敗走吳下軍聞之亦散襄匿于墓下一夜憂憤卒襄弱冠遭家禍釋服猶若居憂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口不言殺害五十年侯景平元帝贈侍中追封餘干縣侯襄兄完位寧遠

長史琅邪彭城二郡丞完子雲公字子龍年五歲誦論
語毛詩九歲讀漢書畧能記憶從祖倬與沛國劉顯質
問十事雲公對無所失顯歎異之及長好學有才思為
平西湘東王繹行參軍雲公先製太伯廟碑吳興太守
張纘罷郡經途讀其文嘆曰今之蔡伯喈也纘至都掌
選言之武帝召為尚書儀曹郎入直壽光省以本官知
著作郎事累遷中書黃門郎兼掌著作雲公善奕碁嘗
夜侍坐冠武觸燭火帝笑謂曰燭燒卿貂帝將用為侍

中故以此戲之時天泉池新製鯢魚舟形狹而短帝暇
日常泛此舟朝中唯引太常劉之遴國子祭酒到漑右
衛朱异雲公時年位尚輕亦預焉太清元年卒張纘時
為湘州與雲公叔襄兄晏子書曰都信至承賢兄子賢
弟黃門殞逝非惟貴門喪寶實有識同悲其為士流稱
重如此雲公從父兄才子亦有才名位太子中庶子廷
尉與雲公並有文集行於世雲公子瓊列在陳史
到沆字茂瀝彭城武原人曾祖彥之宋護軍將軍祖仲

度驃騎從事中郎父撫齊五兵尚書彥之撫俱有傳沆
幼聰敏五歲時撫於屏風抄古詩沆請教讀一遍便能
諷誦無所遺失既長勤學善屬文工篆隸美風神容止
可悅武帝初臨天下收援賢俊愛其才天監初以為征
虜主簿東宮建選為太子洗馬時文德殿置學士省召
高才碩學者待詔其中使校定墳史詔沆通籍焉帝讌
華光殿命羣臣賦詩獨詔沆為二百字三刻便成沆於
坐立奏其文甚美俄以洗馬管東宮書記及散騎省沆

優於策文三年詔尚書郎在職清能或人才高妙者為侍郎以沆為殿中曹侍郎此曹以文才選沆從父兄溉洽並有才名時皆相代為殿中當世榮之遷太子中舍人沆為人謙敬口不論人短任昉范雲皆與友善後卒於北中郎諮議參軍所著詩賦百餘篇行於世溉字茂灌父坦齊中書郎溉少孤貧與兄洽弟洽俱知名起家王國左常侍樂安任昉大相賞好恒提攜溉洽二人廣為聲價所生母魏本寒家悉越中之資為二兒推奉昉

天監初昉出守義興要溉洽之郡為山澤之遊昉還為御史中丞後進皆宗之時有彭城劉孝綽劉苞劉孺吳郡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顯及溉洽車軌日至號曰蘭臺聚陸倕贈昉詩云和風雜美氣下有真人遊壯矣荀文若賢哉陳太丘今則蘭臺聚萬古信為儔任君本達識張子復清修既有絕塵到復見黃中劉時謂昉為任君比漢之三君到則溉兄弟也除尚書殿中郎後為建安太守昉以詩贈之求二衫段云鐵錢兩當一百

代易名實為惠當及時無待深秋日溉答云余衣本百

結閩中徒八蠶假令金如粟詎使廉夫貪還為太子中

舍人溉長八尺眉目如點白皙美鬚髯舉動風華善於

應答上用為通事舍人中書郎兼吏部太子中庶子湘

東王繹為會稽太守以溉為輕車長史行府郡事武帝

勅繹曰到溉非直為汝行事足為汝師溉嘗夢武帝徧

見諸子至湘東而脫帽與之於是密敬事焉遭母憂居

喪盡禮所處廬開方四尺毀瘠過人服闋猶蔬食布衣

者累載歷御史中丞都官左戶二尚書掌吏部尚書時
何敬容以令參選事有不允溉輒相執敬容謂人曰到
溉尚有餘臭遂學作貴人敬容時方貴寵人皆下之溉
忤之如初溉祖彥之初以擔糞自給故世以為譏云後
省門鴟尾被震溉左遷光祿大夫所蒞以清白自修性
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傍無姬侍車服不事鮮華
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
已後為散騎常侍侍中國子祭酒表求列武帝所撰正

言於學請置正言助教二人學生二十人尚書左丞賀

琛又請加置博士一人溉特被武帝賞接每與對碁從夕達旦或復失寢加以低睡帝詩嘲之曰狀若喪家狗又似縣風槌當時以為笑樂溉第居近淮水齋前山池有奇彊石長一丈六尺帝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溉並輸焉未進帝謂朱异曰卿謂到溉所輸可以送未溉斂版對曰臣既事君安敢失禮帝大笑其見親愛如此石即迎置華林園宴殿前移石之日都下傾城縱觀所謂

到公石也。溉奕碁入第六品，常與朱异、韋黯於御坐校碁。比勢覆局不差一道。後因疾失明，詔以金紫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就第養疾。溉少有美名，遂不為僕射。人為之恨。溉澹如也。家門雍睦，兄弟特相友愛。與弟洽常共居一齋。洽卒後，便捨為寺。蔣山有延賢寺，溉家世所立。溉所得奉祿皆充二寺。因斷腥膻，終身蔬食。別營小室，朝夕從僧徒禮誦。武帝每月三置淨饌，恩禮甚篤。性不妄交游，唯與朱异、劉之遴、張綰同志。友密及卧疾，家園

門可羅雀唯三人每歲時常鳴騶枉道以相存問置酒
極歡而去以太清二年卒臨終託張劉勒子孫薄葬之
禮曰氣絕便斂斂以法服先有冢窆斂畢便葬不須擇
日凶事必存儉約孫姪不得違言便屏家人請僧讀經
贊唄及卒顏色如常手屈二指即佛道所云得果也時
朝廷多故遂無贈諡有集二十卷梁以溉洽兄弟比之
二陸故元帝贈詩曰魏世重雙丁
丁儀丁廙也晉朝稱二陸
何如今兩到復似凌寒竹子鏡字圓照初在孕其母夢

懷鏡及生因以為名鏡五歲便口授為詩婉有辭況位
太子舍人作七悟文甚美先溉卒鏡子蓋早聰慧歷尚
書殿中郎嘗從武帝幸京口登北顧樓顧舊作固帝曰
以理而推宜作顧望之顧因令羣臣賦詩蓋受詔便就
上覽以示溉曰蓋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
蓋因賜絹二十疋後溉每和御詩上輒手詔戲溉曰得
無貽厥之力乎又賜溉連珠曰硯磨墨以騰文筆飛毫
而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吝必耄年其已及

可假之於少蓋其見知賞如此後除丹陽尹丞太清之
亂赴江陵卒洽字茂公清警有才學父坦以洽無外家
乃求娶於羊元保以為外氏洽年十八為南徐州迎西
曹行事謝朓文章盛於一時見洽深相賞好日與談論
每謂洽曰君非直名人乃亦兼資文武朓後為吏部欲
薦之洽覩世方亂深相拒絕遂築室巖阿幽居積歲時
人號曰居士樂安任昉有知人之鑒與洽兄洎溉並善
嘗訪洽於田舍歎曰此子日下無雙遂申拜親之禮天

監初治溉俱蒙顯擢洽尤見知賞從弟沆亦相與齊名
武帝問待詔丘遲曰到洽何如沆溉遲對曰正情過於
沆文章不減溉加以清言殆將難及即召為太子舍人
御幸華光殿詔洽及沆蕭琛任昉侍讌賦二十韻詩以
洽辭為工賜絹二十疋上謂昉曰諸到可謂才子昉對
曰臣嘗竊議宋得其武梁得其文二年遷司徒主簿直
待詔省勅使抄甲部書為十二卷五年遷尚書殿中郎
洽兄弟羣從遞居此職時人榮之七年遷太子中舍人

與庶子陸倕對掌東宮管記俄為侍讀侍讀省仍置學士二人洽復充其選遷國子博士奉勅撰太學碑普通中為尚書吏部郎請託一無所行徙尚書左丞準繩不避貴戚賄賂莫敢通時鑾輿欲親戎軍國禮容多自治出六年遷御史中丞紉彈無所顧望號為勁直少與劉孝綽善下車便以名教隱穢首彈之孝綽託與諸弟書實欲聞之湘東王公事左降猶居職舊制中丞不得入尚書下舍洽兄溉為左戶尚書洽引服親不應有礙刺

省詳決左丞蕭子雲議許入漑省亦以其兄弟素篤不能相別也出為尋陽太守卒贈侍中謚理子昭明太子與晉安王令悼之其辭甚悽切洽美容質善言吐弱年聽伏曼容講未嘗傍膝伏深歎之文集行於世子仲舉列在陳史

蕭琛字彥瑜蘭陵人也祖僧珍宋廷尉卿父惠訓齊末為巴東相武帝起兵齊和帝於荊州即位惠訓與巴西太守魯休烈並以郡相抗惠訓使子瑱據上明建康城

平始歸降武帝宥之以為太中大夫卒官琛少明悟有才辯數歲時從伯惠開見而奇之撫其背曰必興吾宗起家齊太學博士時王儉當朝琛年少未為儉所識負其才氣欲候儉時儉宴于樂遊苑琛乃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儉坐儉與語大悅儉時為丹陽尹辟為主簿舉南徐州秀才永明九年魏始通好琛再銜命北使還為通直散騎侍郎時魏遣李彪來使齊武帝讌之琛於御筵舉酒勸彪彪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勸琛答

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坐者皆悅服彪乃受琛
酒累遷尚書左丞齊明帝用法嚴峻尚書郎坐杖罰者
皆即科行琛乃密啟曰郎之有杖起自後漢爾時郎官
位卑親主文案與令史不異故郎三十五人令史二十
人是以古人多恥為此職自魏晉以來郎官稍重今方
參用高華吏部又近於通貴不應官高昔品而罰遵曩
科所以從來彈舉雖在空文而許以推遷或逢赦恩或
入春令便得息停宋元嘉大明中經有被罰者別由犯

忤主心非闕常準自泰始建元以來未經施行事廢已久人情未習自奉勅之後已行倉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皆無不人懷慚懼兼有子弟成長彌復難為儀適其應行罰可特賜輸贖使與令史有異以彰優緩之澤帝納之自是應受罰者依舊不行東昏初嗣立時議無廟見文琛議據周頌烈文閔予小子皆為即位朝廟之典於是從之武帝在西邸與琛有舊梁臺建以為御史中丞天監元年累遷平西長史江夏太守始琛為宣城太

守有北僧南度惟齋一瓠蘆中有漢書序傳僧云三輔
舊老相傳以為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
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祕
之及是以書餉鄱陽王範範乃獻于東宮後為吳興太
守郡有項羽廟土民名為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聽事
安施牀幕為神座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聽拜祠
以輓下牛充祭而避居他室琛至著履登廳事聞空中
有此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聽事

何也因遷之於廟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琛頻莅大郡不治產業有闕則取不以為嫌歷左戶度支二尚書侍中帝每朝讌接以舊恩嘗犯武帝偏諱帝斂容琛從容啓曰二名不偏諱陛下不應諱順上曰各有家風琛曰其如禮何又經預御筵醉伏上以棗投琛琛仍取栗擲上正中面御史中丞在坐帝動色曰此中有人不得如此豈有說邪琛即答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笑悅上嘗呼琛為宗老琛亦奉陳昔恩以早

筵中陽夙忝同閑雖迷興運猶荷弘慈上答曰雖云早
契濶乃自非同志勿談興運初且道狂奴異琛嘗言少
壯三好音律書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唯書籍不衰琛
性通脫常自解竈事畢餽餘必陶然致醉中大通元年
為晉陵太守以疾改授侍中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遺
令諸子與妻同墳異藏祭以蔬菜羹止車十乘事存率
素乘輿臨哭甚哀詔贈本官加雲麾將軍諡曰平子琛
所撰漢書文府齊梁拾遺并諸文集數十萬言子遊位

少府卿遊子密字士幾幼聰敏博學有文詞位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陸杲字明霞吳郡吳人也祖徽字休猷宋世補建康令清平無私為文帝所善元嘉十五年除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清名亞王鎮之為士庶所愛詠二十三年為益州刺史亦加都督卹隱有方威惠兼著寇盜靜息人物殷阜蜀土安之卒於官身亡之日家無餘財文帝甚褒惜之謚曰簡子父叡揚州中從事杲少好學工書畫

舅張融有高名杲風韻舉止頗類之當時稱其舅甥日下無對除尚書殿中曹郎拜日八坐丞郎並到上省交禮而杲至晚不及時刻坐免官後為司徒從事中郎梁臺建為相國西曹掾天監五年位御史中丞性婞直無所顧望時山陰令虞肩在任贓污數百萬杲奏收劾之中書舍人黃睦之以肩事託杲杲不答武帝聞之以問杲杲答曰有之帝曰識睦之不答曰臣不識其人時睦之在御側上指示曰此人也杲謂曰君小人何敢以罪

人屬南司睦之失色領軍將軍張稷杲從舅也杲嘗以公事彈稷稷因侍宴訴帝曰陸杲是臣通親小事彈臣不貸帝曰杲職司其事卿何得為嫌杲在臺號不畏彊禦為義興太守在郡寬惠為下所稱歷左戶尚書太常卿普通二年出為臨川內史將發辭武帝於坐通啟求募部曲帝問何不付所由呈聞杲答所由不為受帝頗怪之以其臨路不答問後入為金紫光祿大夫特進卒諡靖子杲素信佛法持戒甚精著沙門傳三十卷弟煦

學涉有思理位太子家令撰晉書未就又著陸史十五
卷陸氏驪泉志一卷並行於時子罩字洞元少篤學多
所該覽善屬文簡文居蕃為記室參軍撰帝集序稍遷
太子中庶子掌管記禮遇甚厚大同七年以母老求去
公卿以下祖道於征虜亭皇太子賜黃金五十斤時人
方之踈廣母終後位終光祿卿初簡文在雍州撰法寶
聯璧罩與羣賢並抄掇區分者數歲中大通六年而書
成命湘東王為序其作者有侍中國子祭酒南蘭陵蕭

子顯等三十人以比王象劉邵之皇覽焉

庾仲容字子仲潁川陽陵人也祖徽之宋御史中丞父
濟齊邵陵王記室仲容幼孤為叔父泳所養及長杜絕
人事專精篤學晝夜手不輟卷初為安西法曹行參軍
泳時貴顯吏部尚書徐勉擬泳子晏嬰為宮僚泳泣曰
兄子幼孤人才粗可願以晏嬰所忝回用授之勉許焉
轉仲容為太子舍人遷安成王主簿時平原劉峻亦為
府佐並以彊學為王所禮接後為永康錢塘武康令並

無功績多被推劾久之除安成王中記室當出隨府皇
太子以舊恩降餞賜詩曰孫生陟陽道吳子朝歌縣未
若樊林舉置酒臨華殿時輩榮之後為尚書左丞坐亂
察不直免官仲容博學少有盛名頗任氣使酒好危言
高論士友以此少之唯與王籍謝幾卿情好相得二人
時亦不調遂相追隨誕縱酣飲不持檢操遇太清亂遊
會稽卒年七十四仲容抄諸子書三十卷諸集三十卷
衆家地理書二十卷列女傳三卷文集二十卷並行於

世

蕭眎素南蘭陵人也祖思話宋贈征西將軍開府父惠明吳興太守惠明附載思話傳眎素天監中位丹陽尹丞初拜日武帝賜錢八萬眎素一朝散之親友遷司徒左司屬南徐州中從事性靜退少嗜慾好學能清言榮利不關於中喜怒不形於色在人間及居職並任情通率不自矜尚天然簡素及在京口便有終焉之志後為中書侍郎在位少時求為諸暨令到縣十餘日挂衣冠

於縣門而去獨居屏事非親戚不得至其籬門妻即齊太尉王儉女久與別居遂無子卒親故述其事行謚曰貞文先生眎素從弟洽字宏稱父惠基齊給事中贈金紫光祿大夫洽幼敏悟年七歲誦楚辭畧皆上口及長好學博涉善屬文為南徐州中從事近畿重鎮職吏數千人前後居者皆致巨富洽清身率職饋遺一無所受妻子不免饑寒累遷臨海太守為政清平不尚威猛民俗便之還拜司徒左長史勅撰當塗堰碑辭甚贍麗卒

於官文集二十卷行於世洽從弟介字茂鏡父惠蒨齊
左戶尚書介少穎悟有器識博涉經史兼善屬文大同
中武陵王紀為揚州刺史以介為府長史在職以清白
稱武帝謂何敬容曰蕭介甚貧可以處一郡復曰始興
郡頻無良守可以介為之由是出為始興太守及至甚
著威德徵為少府卿尋加散騎常侍會侍中闕選司舉
王筠等四人並不稱旨帝曰我門中久無此職宜用蕭
介為之介應對左右多所匡正帝甚重之遷都官尚書

每軍國大事必先訪介帝謂朱异曰端右材也中大同二年辭疾致仕帝優詔不許終不肯起乃遣謁者僕射魏祥就拜光祿大夫太清中侯景於渦陽敗走入壽陽帝勅助防韋黯納之介聞而上表致諫曰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而為賊劉牢之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興妖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帝覽表為之歎息卒不能用介性高潔少交游唯與族兄琛從兄朏素及洽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游初

武帝總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年七十三卒於家介第三子允最知名允弟引亦有器度陳史皆有傳

臧嚴字彥威東莞莒人也高祖燾宋光祿大夫自有傳燾生邃宜都太守邃生凝之尚書左丞凝之生稜齊後軍參軍稜生嚴嚴幼有孝性居父憂以毀聞孤貧勤學

行止書卷不離手從叔未甄為江夏郡攜嚴之官於途
中作屯遊賦又作七筭辭並典麗性孤介未嘗造請僕
射徐勉欲識之嚴終不詣累遷湘東王宣惠輕車府參
軍兼記室嚴於學多所諳記尤精漢書諷誦畧皆上口
王嘗自執四部書目試之嚴自甲至丁卷中各對一事
并作者姓名遂無遺失王遷荊州隨府轉西中郎安西
錄事參軍歷義陽武寧郡守郡界蠻左前郡守常選武
人以兵鎮之嚴獨以數門生單車入境羣蠻悅服後卒

於鎮南諮議參軍有文集十卷未甄燾曾孫也父潭左
戶尚書未甄有才幹少為外兄汝南周顒所知仕梁為
太尉長史丁所生母憂三年廬于墓側歷廷尉卿江夏
太守卒未甄子盾字宣卿幼從徵士諸葛璩受五經通
章句璩學徒常有數十百人盾處其間無所狎比璩異
之歎曰此生重器王佐才也為尚書中兵郎盾美風姿
善容止每趨奏武帝甚悅焉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盾有
孝性嘗隨父宿直廷尉府母劉氏在宅夜暴亡盾左手

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旦宅信果報凶問其感通如此服
未終父卒居喪五年不出廬戶形骸枯悴家人不識武
帝嘉之累勅抑譬服闋累遷御史中丞性公彊甚稱職
中大通五年帝幸同泰寺開講設四部大會衆數萬人
南越所獻馴象忽於衆中狂逸衆皆駭散唯盾與散騎
侍郎裴之禮巍然自若帝甚嘉焉大同二年為中領軍
領軍管天下兵要監局事多盾為人敏瞻有風力長於
撥繁職事甚理天監中吳平侯蕭景居職著聲至是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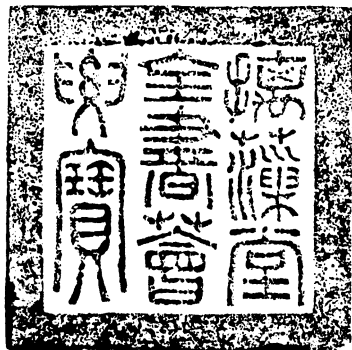
復繼之後卒於領軍將軍諡曰忠盾弟厥字獻卿亦以幹局稱累遷晉安太守郡居山海常結聚逋逃前後二千石討捕不能止厥下車宣化諸凶黨皆襁負而出自是居民復業然為政嚴酷少恩百姓謂之臧彪前後再兼中書通事舍人卒於兼司農卿厥前後居職所掌之局大事及蘭臺廷尉所不能決者勅並付厥厥辯斷精微咸得其理厥卒後有撾登聞鼓訴者求付清直舍人武帝曰臧厥既亡此事便無可付其見知如此子操尚

書三公郎

徐君蒨字懷簡東海郟人也祖孝嗣齊司空自有傳父
緄入梁位侍中太常信武將軍君蒨幼聰朗好學尤長
丁部書問無不對善絃歌為湘東王鎮西諮議參軍頗
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飲
酒數升便醉而閉門盡日酣歌每遇歡謔則飲至斗有
時載妓肆意游行荆楚山川靡不畢踐朋從游好莫得
見之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侈稱於是府中謠曰北路魚

南路徐然其服玩次於弘也君徭辯於辭令湘東王嘗
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
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君徭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
兮之愛紀信成功亦資姬人之力君徭文冠一府特有
輕豔之才新聲巧變人多諷習竟卒於官

通志卷一百四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劉昀